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01】信徒
- 【02】前缘
- 【03】青朴
- 【04】伏藏
- 【05】圣湖
- 【06】乱世
- 【07】乐土
- 【08】秘密
- 【09】梦回
- 【10】囚鸟
- 【11】幻灭
- 【12】邂逅
- 【13】极乐
- 【14】执迷
- 【15】断肠
- 【16】风暴
- 【17】迷失
- 【18】召唤
- 【19】惊变
- 【20】纪念

【01】信徒

日光倾城。我在春天回到拉萨。

日落前的布达拉宫被夕阳染成了金色。尘世里俗艳的金色，在高原的天空下，无与伦比地灿烂、壮丽，仪容万方。夕阳流淌在布达拉宫蜿蜒迤逦的墙碟，背后是汹涌舒卷的云絮。亘古静穆的高墙，在流转的大朵白云映衬下，有一种与时间空间无涉的永恒质感。仿佛开天辟地，它就矗立在那里，雄踞山顶，旷古无言。任头上风云变幻，脚下金戈铁马。人世蹉跎，世代易主，每一块石头都毫发无伤。

四月的高原阳光温柔而亮烈，舔得我的眼睛干涩生疼。闭上眼睛在红山脚下坐下来，听见远处转经的铜铃声，闻到弥漫在每一寸空气里的藏香。恍惚里，似乎经年阔别的光阴从未存在，我一直就打坐在这里，不曾离开。

每一个还没有去过西藏的人，都深信有一天会踏上那片土地。每一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还会回去，因为将魂留在了那里。一个丢了魂的人，即使还能够貌似正常地吃饭睡觉，上班下班，心其实已经空了。如同一段老树，树冠树皮都还完好，到了春天，枝头依然还会绽出新绿。没有人看得见，粗大的树桩底下，有一个被时光掏得越来越大的空洞。风钻进来，雨落进来，蛇和老鼠们跑进来。只是阳光再也照不进来。

我回来了，西藏，又呼吸到了拉萨的阳光，听见血液重新流回心脏。

落脚的小旅馆有斑驳的墙体，夕阳轻悄悄地在墙上移动，将孤单单的人影拉得越来越长。微风轻吹，撩起纷乱的发丝，如同一棵长在旷野冷风里的树，稀拉拉的叶子挂在树梢，在风里瑟缩。站在天井里就着水龙头洗了洗脸，对着墙上的影子发了一会儿呆，薄暮的空气已渐渐冷冽刺骨起来。

晚饭后，转了一小截八廓街，风冷飕飕地直往脖子里灌。初春的高原夜晚，气温还在零度以下徘徊。羽绒服里的毛衣太单薄了，空荡荡的捂不严，手脚很快变得冰凉，感觉心脏紧缩成了皱巴巴的一团。

回到房间，就着火盆烤火。室内的空气里浮荡着发酵的酸奶气味，混着酥油和干牛粪的味道。旅馆女主人送了一壶茶来，粗糙的壶身和茶杯上有经年的油渍。茶是滚烫的，奶香扑鼻，一大口热热的液体落下肚腹，胸腔里的沉闷一下子舒展开来，无比熨帖，凝滞的血液一下子快速运动起来，迅疾地窜向全身经络和每一根毛细血管，心脏便如一朵吸水饱满的硕大花朵，忽然就打开了。

那一天，闭目在经殿香雾中，

蓦然听见你诵经中的真言。

那一月，摇动所有的转经筒，

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

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啊，

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

拉萨的第一夜，空气似乎格外干燥，整夜都觉得口渴，睡不安稳。迷迷糊糊醒过好几次，都以为天亮了。看看表，却还在深夜。夜气里一直有不明白的声响，似乎是虫鸣，又似乎是遥远的车轮声、铜铃声、马嘶声，甚至市场里的交谈声、讨价还价声。我知道这是高原氧气稀薄的气流压迫中耳神经的缘故。

近四点的时候，终于很沉地睡过去。醒来时，听到渺远的梵唱，以为还是梦里的幻听。睁眼看见日光已经从小小的窗户斜射进来，同屋的年轻女子已经起床，在整理行装。声音来自她扔在床头的MP3耳机。是朱哲琴。

朱哲琴的《信徒》。

躺在拉萨的晨曦里，听着久违的朱哲琴的歌声。何训田的歌词，从容而舒缓，像一个坐在西藏阳光里的老人，拉着古老的扎木聂，缓缓讲述一个遥远而又在咫尺的故事，将前生后世里的孤单长路漫不经心地拉出来。匆忙赶路的人们都停了下来，静静听他讲述。故事讲完了，阳光温暖，岁月正好。人们各自分散，去往四方。朝圣的信徒用身体丈量大地，他们还要走遥远的长路。

那一年，第一次看见朝圣的藏民，携儿将女，每走几步，就伏倒尘埃，五体投地，虔诚地磕下等身长头。一瞬间竟如重石撞击胸口，泪水刹那滚落，不知道他们要何年何月，才能走到要去的地方。这一生一世，这样的朝圣之旅，又能够走多远。一个平生不曾追问过信仰为何物的女子，那一刻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仅仅为了完成《古兰经》“变成一个较好的人”的规诫，全世界的穆斯林一生之中千方百计都要去往圣地麦加朝觐。有人甚至为此横越半个地球，翻山越岭，耗尽一生财富，走得瘦骨嶙峋。

有信仰的人们是有福的。

人们说这首歌源自西藏民间，为西藏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活佛——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所创，在藏民族中世世代代，口口相传。人们说这是一首情歌。那么爱情，是不是也是一种信仰？

【02】前缘

高原的天亮得早。六点，绯红的天光已经照进窗来。睁开眼的时候，竟似乎听见了鸟鸣声，不知道是不是幻觉。

早饭后，搭乘到泽当的班车去桑耶寺。藏传佛教第一寺桑耶寺，相传为仓央嘉措前生——莲花生大士所建。

莲花生大士是古印度高僧，西藏密宗红教的开山祖师。在藏族传说里，莲花生大士本身就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和释迦牟尼佛身口意三密的化身，是过去、现在、未来三时诸佛之总集，永远为十六岁的少年之身。

佛祖曾告阿难，自己死后八百年，将于莲花花心中生出童子，接替他弘扬佛法。这一预言应验于古印度乌仗那国。传说当地国王安扎菩提没有王子，为此倾尽国库，祈求三宝。莲花生以八岁童子像现身于海岛中一棵莲花树上，一出生即可为天空和海岛的众空行母讲解深奥正法。一日正在说法，国王路过遇见，深信为三宝所赐，于是将其请进王宫，收为养子，起名莲花生。莲花生以无上神通和佛法教义协助父亲治理国家，乌仗那王国风调雨顺，仓廪丰实，人民和顺。他被封为顶髻王，但他深知困于王位无法实现更大的弘佛抱负，因此向父亲请求退出王位，但未获允准。为此，莲花生故意失手砸死了魔臣的儿子，被流放至寒林。从这时起，他开始苦行苦修，从八大持明处得到八种修法，并接受了制伏魔鬼空行母、秘密智能空行母、依怙无量寿佛等大师的灌顶，修成无生无死的金刚之身。

修成之后，莲花生大士行踪遍及各国，调服魔障，度化有缘。在伏萨河尔国，邪臣将他推入火中焚烧，他就将燃烧的油化成一片海，海中生出一株莲花树，自己盘坐于莲花之上。众人见此神通，纷纷加入佛门。他还劝说和调服了残忍嗜杀的阿育王，将他从一个暴君转变成为一个虔诚善良的佛教护法和孔雀王朝最伟大的君王。

去往藏南谷地的路大半是土路，越往前走路越烂，风景则越来越好。车子在山峰河谷之间穿行，雅鲁藏布江江面越来越宽阔，沿江绵延生长着几公里的野生桃树，藏民居朴素安宁，篱笆墙上开满米色花朵，青黄的草坡上牛羊徜徉，白云缭绕在山脚，和屋顶上的炊烟一样近。

山南是藏文化发源地。在山南，轻易就能与“第一”相遇。第一块农田，第一位赞普，第一座王宫，第一部经书……这些无处不在的“第一”时时提醒着人们，这里，是藏文化的缘起、西藏的灵魂所在。这里不仅是藏民族传说中神猴与罗刹女相结合，诞下藏民族第一位祖先的灵地，也是莲花生大士第一脚踏上的西藏土地，从这里开始了他伟大的弘佛事业。这里更是养育并护佑了藏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活佛——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的圣地。这块土地上，留下过无数高僧大德的脚印，他们来此修行，来此探秘，来此追问前生后世的因缘。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流亡途中，也曾到山南避祸，在神灵的帮助下逃脱暗中的追杀。这里是一块圣地，一块福地，更是一块神秘莫测的灵性之地。

在桑耶渡口下车，一个衣衫敝旧的年轻僧人也在此等船过渡。雅鲁藏布江江面的宽阔始料未及，远远地望见对岸卧在阳光底下的桑耶寺，同路的僧人说，到寺里还得一个多小时。

当年莲花生大士是不是也曾在这里等过渡船？度人之人，是否从来都是自渡，还是也要等待船家划水而来？

雅鲁藏布江江面宽阔，水却不深。莲花生大士当年，该是踏水而来。船到中流，看船舷外茫茫白水，似乎真看到那仙风道骨俊美如莲的少年，一路伏妖降魔，赤足踩在莲花祥云之上，轻轻踏过船弦外流水，直往对岸扎玛山麓而去。

那一年，印度高僧寂护受藏王赤松德赞之请，前往他的故乡藏东南谷地帮助修建一座寺庙。这座寺庙融合了藏、汉、印三种风格，佛、法、僧三宝齐全，由寂护亲自设计，并奠基动工，这就是藏传佛教第一寺——桑耶寺。

第五代藏王赤松德赞虔诚崇奉佛教。公元八世纪末，唐贞观年间，吐蕃发生内乱，赤松德赞正是在佛教僧人的保护下才幸免于难，并成功登上王位。他继位后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扶植佛教，修建寺庙，翻译佛经，优待僧侣，并且规定王室成员出家为僧，让僧人参与国政，藏传佛教进入自七世纪松赞干布时代佛教传入西藏以来最为辉煌的时期，史称“前弘期”。

寂护大师的弘佛事业受到当地贵族的百般排挤。据说桑耶寺一开始修建，各路妖魔鬼怪就来捣乱。寂护大师无奈，只好回到印度，并向赤松德赞举荐了比自己神通更为广大的莲花生大士来接替他主持寺庙的建设。临行前，寂护与赤松德赞倾谈，且告知莲花生大士与他的一段前缘。原来藏王与莲花生前世曾同修一座佛塔，并有过在后世再续前缘的誓言。

这样的话，寂护入藏时也说过。接他入藏的使者叫赛囊。见到赤松德赞后，寂护说，你、我和赛囊在前生，是看守寺庙的三个孩子，我们三个用沙子堆过一个佛塔，祈祷在后世分别为和尚、国王、使者，各自在边远的国土弘扬佛法。

世间万事，皆有前缘。汉文化里，亦有“修百世才能同舟，修千世才能共枕”，我今日与人共渡雅鲁藏布江，不知前生又是何等缘分。

桑耶寺号称“西藏第一座寺庙”，藏文原意为“不可思议之寺”。传说莲花生初到山南，寺庙还没开建，赤松德赞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寺庙建好后的蓝图，莲花生遂施展法术，在手心变幻出了寺院幻影。赤松德赞被此景震惊，目瞪口呆，只是惊呼“桑耶（出乎意料之意）”，于是遂以“桑耶”为寺名。

我喜欢桑耶寺的寺名。相比西藏众多不知其意、音节复杂的寺庙名字，桑耶的音节如此简单，且有古意。汉乐府有《上邪》篇：“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热恋的情人指天发誓，除非山河倒转，海枯石烂，绝不会变心。苍天为证，大地为媒，此生此世，绝不有负于

卿。一片深情，皇天可鉴。“桑耶”与“上邪”同音，二者均为强烈的语气词，念来余韵悠悠，情意深重。

桑耶寺的建筑融合了藏、汉、印三种建筑文化，三层建筑分别为藏、汉、印风格，我不懂建筑，并不大能分清其中的区别，觉得藏庙风格都大同小异，出入、朝拜却都很自由随意，僧人游人互不干扰，自在相得。而内地，庙宇往往香火兴隆，庙外的小贩也生意兴隆，殿宇修葺翻新，色彩驳杂，题字粗糙，僧人坐在功德箱前，等候香客捐献银钱后，便敲几声木鱼，与人世的浮躁并无两样。

午后，停留在昏暗的乌孜大殿内围墙走廊长长的壁画前，那号称“西藏史记”的系列壁画，从罗刹女与神猴成婚繁衍西藏人类的远古传说，宗喀巴创立格鲁教派，到九世达赖喇嘛事迹，一路走走停停，一直走到大殿二层的“莲花生传记”，便消磨掉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

西藏壁画用色浓烈，线条粗犷，比起汉人壁画的注重细节，少了一颦一笑之间的生动，却有更强烈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力。也许是因为异域文化的陌生和宗教气息的浓厚，站在那些如同结绳记事的图画叙述前，时常会觉得心脏不胜负荷，有难以呼吸的沉溺之险。

桑耶寺的僧人很和善，一路遇见的藏僧，也常是笑容满面。这让我很奇怪，为什么藏庙中的塑像却总是怒目金刚一般，看着有些狰狞骇人。在文字记载里，莲花生本来是永远十六岁的童子形象，上唇有少年的绒毛胡须，但在雕像和壁画里却总是两撇浓浓的胡须，紧皱双眉，圆睁豹眼，变成了虎虎生威的成年男子。

相比之下，汉人庙宇里的菩萨却要温和慈祥得多。低眉俯视下界芸芸众生，面容柔和，眼神平静，无悲无喜，不嗔不怒。

我想，这与两种佛法教义有关。藏传佛教相信因果轮回，主张苦修，视此世的受苦为彼世的功德和福报。人世的苦难是这样深重，恶念孽生，孽障横行，一不小心就沦入六道轮回永劫不复，所以菩萨也要怒目相向。而汉传佛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入中国哲学和儒、释、道家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禅宗主张“本来无一物”的了悟，修

行之功，在于自我的明心见性。也有棒喝，但却旨在唤醒本心。心即是佛，无心是道。修与不修，不重形式而重结果。所以菩萨纵然一样心怀大悲悯，却也只能无为而治了。

人们说，桑耶寺建成后，莲花生大士沿河谷向南，翻越崇山峻岭，南下门隅，停留在那一带传教。门隅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出生之地，那里至今留存着许多莲花生大士前生后世的遗迹。那里的门巴人描述莲花生的样子，讲述他如何一路降服群妖，语气生动，斩钉截铁，似乎他们亲眼所见。

【03】青朴

人们说，青朴是苦修者的原乡。

有修行者的地方，就是青朴。

去青朴，本来是想徒步的。既是去往苦修之地，就该放弃现代人对于工具的习惯性依赖。然而长年城市蜗居的生涯，腿脚和意志都已经孱弱，并不敢保证自己能有足够的体力徒步爬上青朴的群山。

五点多就起床，去青朴的藏民比游客多了许多。也许因为这并不是旅游旺季。邻座的藏族老阿妈结着长长的发辫，瘦削而轮廓分明的脸，眼神格外清冷、沉静。藏族女子越老越美丽，年轻时节的青涩褪去后，面容宁和，坦然，从容，不惊不惧，有一种圣女般的光辉焕发出来。那是用一生的辛勤、沉默、坚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经年累月磨砺出来的时光印记。像雪山圣湖之水，一泓如镜，倒映着高天流云，湛蓝，清冷，却又深不见底。

青朴在群山环抱之中。那种美，是世外桃源的美。在西藏，常常会觉得心脏脆弱，那不仅仅因为高原氧气稀薄，藏南谷地，海拔并不是很高。

这是春天。南方草木已经葱茏，桃花水涨满河谷。此时在我故乡溪头，水底滑溜溜的青苔绿染上了岸边细柳。风一天天妖娆，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像打翻了金色的颜料桶，泼溅得漫山遍野。一声惊雷过后，雨一夜一夜落在老屋的青瓦上，落在绿茸茸的草坡上，一畦一畦的豌豆苗很快将山坡的黄土掩盖得没了一丝痕迹。而西藏四月，处处还是冰封雪盖。春风自遥远的江南跋山涉水而来，一路贪玩，逗留，总要等到南方花事已了，才肯越过巍巍群山，浮光掠影一般，在这里露一下脸。只有青朴的田畴阡陌，此时已是草色青青。与我故乡美景无二。

青朴有一百零八处修行者的洞穴，散落在整个山麓。莲花生修行的洞穴就在山顶。一路走走停停，到半山已经耗时不少。有时会遇见

洞穴门口安详的打坐者，还有简陋的起居用具。似乎他们一直就住在那里。

那些洞穴并无出奇之处，大多窄小仅能容身。在我故乡，冬天用于贮藏红薯的地窖也比它们宽敞暖和。无法想象，修行者是如何能够长年累月住下来的。也许真正的修行者，在天地之间，早已浑然忘我，灵魂在如此钟灵毓秀的山川之间徜徉，肉身所处的环境，已经视而不见。

去往山顶莲花生修行的山洞扎玛格仓的路上，一位老阿妈费劲地磕着等身长头前行，我看见她长长的发辫灰白枯槁，如同道旁树上的枯枝，每当她俯下身去，灰白的辫子就从背上拖到地上，沾上一粒粒的草籽和败叶。她艰难地起身时，我本想扶她一下，她却侧身为我让路，笑容满面，目光清亮。

青朴有一种力量。那是青朴的山川给予修行者的，也是修行者给予青朴的。

据说有的修行者来到这里就从不曾走出洞窟。他们相信黑暗才能开启心智的光芒。他们安身在逼仄黑暗的洞穴，迎候来自自性的光明，承接来自灵魂深处的雨水和阳光，直到有一天，再也不需要人间世界的粮食和水，进入自由无碍的天堂。之后，人们就把洞口封住，再也不去惊动他们。

如我一样的青朴过客，并不知道青朴的修行者真正的内心体验。苦修、苦行，这些词汇都是外部的描述和局外的感官，他们觉得苦吗？人类所有朝向内心的活动从来都是甘苦自知，不足为外人道。

修行本来是一种极度私人的内心经验，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没有任何文字可以描述，也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准确无误地传达。禅宗之所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原是有道理的。任何语言或者文字，都无法代替那个自我抵达的核心。

想起印度身心灵修大师克利希那穆提关于冥想的主张，他认为只有经由冥想，才能进入无觉知的空间，那里有人类求不到的至福至

乐。而冥想之中那没有觉知者的觉知，就是与无限神交。它会打开那扇进入极乐境界的门。

毛姆在《刀锋》里，藉由拉里的口，也曾描述那欣喜若狂的瞬间体验：

——我无法向你描述那一刻的体验，无法用任何词汇，使你能看见黎明到来之前曾经展现在我面前的壮丽景色。那密林苍莽的群山，晓雾静静地笼罩在树顶，那远在脚下的深不可测的大湖。太阳从山峦的一条缝隙中透进来，将湖水照耀得灿银一般……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快意，这样超然物外的快乐。一种震颤从我的脚下一直升向头顶，一种从未有的快感袭击了我，那一刻，人好像突然摆脱掉了肉体，混沌的世界一下子澄澈无比，一切的迷乱与挣扎在一瞬间似乎都有了答案……

八世纪的一位大德寂天曾说：世上一切幸福，来自利他的心；世上一切不幸，来自对自己的爱。

印度的修行者，长年各地流浪。他们行走在荒漠古道、长河落日之间，也混迹于难民之中，风餐露宿，尘土满面，衣衫褴褛，形容消瘦。然而双眼炯炯有神，清和，慈悲。他们苦吗？人类之苦，就是他们的苦，人类的至福，就是他们的极乐。他们活在内心的天堂。

禅宗有则公案，圜悟禅师开示大慧：如何是诸佛出身处？自问自答道：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原来即心成佛，不过是在熏风微凉时分的一段禅香。世间万物有情，草木山川，自有真意。自然蕴藏的力量，非人类的智慧能够抵达。佛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春来花自青，秋至叶飘零，无穷般若心自在。便是如此吧。

在青朴的山水之间，我心甘情愿匍匐于苍天之下、泥土之上。

【04】伏藏

我迷失在青朴的山峦。修行者的青朴，通往天堂。

青朴藏着无数秘密。每一寸河流，每一缕桑烟，每一朵流云，每一棵草木，每一个山洞中沉默削瘦的修行者，于我都如同前世诱惑。我俯伏在青朴的大地，无法思想，无法移步，无法离开。夜里住在简陋的民居，闻着田野之上馥郁氤氲的禾粟清香，听着地底之下雅鲁藏布江静静东流的水声。

我停留在青朴，如同虔诚执著的掘藏人，深信在这块土地之下，一定埋藏着等待我去开启的“伏藏”。

西藏有所谓十大未解之谜，如香格里拉的所在、雪山野人的传说，争论从来没有止息。和玛雅文明一样神秘消失的古格文明，更是世界瞩目。那一年，穿行在如迷宫一样庞大的古格王宫废墟，如同穿行在时光隧道，依稀回到当年古格王国的车水马龙。无法想象，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十万之众的古格人从这个星球上消失，全然无踪，仅留下一座空城。

但这些谜面里，最令我心驰神摇的，还是如天空一样广博、浩瀚、神秘无解的“伏藏”之谜。

传说莲花生大士在印度、尼泊尔、西藏等地弘法数百年，佛法得以复兴。但当时当世，人们的智慧学识还无法真正领会密法精深奥义，更无从证得大圆满境界。加之世间尚有各种恶行扰攘，一些法的因缘也尚未成熟，须后世因缘具足时方能真正得以传播，利益众生。同时，莲花生大士也预见到后世人心动荡，世间将遭劫难，劫后余生的人们更需要佛法的引导。因此，他以大慈悲大智慧书写下众多经卷、教义，连同当世大量的佛像、法器、药物等埋藏起来，留待将来时机成熟，让有缘、有成就者开启传播，这就是“伏藏”。

伏藏并非莲花生大士首创，也非宁玛派或藏传佛教独有。据说，历代发掘出的伏藏中，还有第一代藏王松赞干布时代的物品。郎达玛

灭法时期，佛教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也有大量的典籍通过伏藏保留了下来。西藏原始本土宗教苯教在与外来佛教的斗争中处于下风时，也有宗师将苯教器物、经典埋藏起来，留之后世。

《莲花生大士本生传》对伏藏的种类、埋藏的地点、掘藏的时间、掘藏者的情形，以及伏藏开启的因缘、时世局面都做了明确的预言。伏藏种类有经典、财宝、法器等一十八种之多。《莲花生大士本生传》本身就是伏藏，藏密名著《西藏度亡经》、《大圆满》也是伏藏经典之一。

据传，莲花生大士还曾将一百零八头神牛做为伏藏藏在山中，这些伏藏牛经过繁殖，增加到了三千万头，是后世的格萨尔王与他的勇士们用箭射开了山岩上的伏藏大门，把山洞中的伏藏牛引了出来。

埋藏伏藏的地点，有岩洞、瀑流、山岩，在天上、地下、水中，也有的在虚空，甚至人的意识、灵魂之中。据说藏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故事就是莲花生和他的弟子埋在宇宙和人的灵魂深处的伏藏，只有神授的掘藏师才能发掘，所以能够传唱格萨尔王故事的说唱艺人，都是无师自通的灵魂歌者，有些甚至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一场病后，或一觉醒来，突然就能够张口说唱几百万字的长篇史诗，除了伏藏，没有人能够解释这其中的奥秘。

伏藏师也分为很多种，有一种被称为“疯伏藏”，他们的言行如疯魔，不为世人所理解。而我读到《莲花生大士本生传》关于伏藏法和掘藏师的授记时，自觉脑中犹如被人下了蛊，又如醉酒一般，又清醒又迷糊，欢喜莫名，真有如疯魔。

莲花生大士曾授记，六种人有发掘伏藏的缘分：遭到敌人迫害者、仁爱沉默者、麻风病患者、贫穷但能修行者、遭仇人追杀和负债累累的人、受到威胁又没有权力的人。他们是前生接受过伏藏灌顶的人。而占据王位握有权力的人、享尽荣华富贵的人、人财两旺不愁衣食的人、欲壑难填心烦意乱的人、手巧眼快心细的人都与伏藏没有缘分。

在桑耶寺，在青朴，伏藏的传说从来没有止息。人们说，在青朴修行，念一遍六字箴言，胜过别处念百遍，在别处修行一年，功德不及在青朴修行一天。人们来到这里，追随灵魂深处的声音，探问与佛法的前缘。也许每一个来到青朴的信徒，都会在内心追问轮回中的前生，是不是当年接受过莲花生大士灌顶的掘藏人。

【05】圣湖

追随一个美丽的传说，去往遥远的拉姆拉措。

拉姆拉措藏在藏南十万大山之中，是西藏最为神秘的圣湖。据说，有缘的人从拉姆拉措的湖水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前生后世。多少年来，为了这个前生后世的传说，无数的信徒千辛万苦赶往这里，虔诚地接受命运的启示。有的满心欢喜而归，有的怅然若失离开。他们怀揣着在圣湖水中找到的前生后世的秘密，回到熙熙攘攘的红尘，继续烟火扑面的日子。柔韧，沉默，坚持，期待。

我敬重所有在庸常的日子里有所坚持、有所期待的生命。在他们的心里，住着一个至高无上的大神，心怀慈悲，俯瞰众生，一目了然。没有什么恶行能够逃脱他的眼睛，没有任何角落可以藏污纳垢。所以他们谨言慎行，内观自省，不放纵，不恣睢，不聒噪，不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在藏地，常常能感受到这样的清简。美好生活的意义，不在于拥有物质的多少，而在于睡梦安稳，内心清净。托钵的僧人与施舍的福田互相躬身致谢，彼此并不觉得亏欠。乞丐和有钱人同样坐在布达拉宫的广场晒太阳，傻子和灵童一样匍匐在土地上磕十万个等身长头。

泽当到加查的路况极差，车子翻过五千多米的布丹拉山口时，有细细的米粒一样的雪花落下，我望此奇境，心中欣喜，却也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胃里的翻江倒海。过了山口，司机将车停下，我蹲在路边，几乎将胃都吐出来了。一路颠簸到加查县城，感觉骨头和脑髓都已经被摇散了，手脚冰凉，脑子里灌满糨糊。

幸运的是，在加查直接搭上了去崔久乡的货车，好心的司机一直将我送到了拉姆拉措的山脚下。

加查是虫草之乡。货车师傅说，每年四五月，虫草商人从全国各地向这里涌来，小小的加查县城会热闹得赛过拉萨。

虫草为加查当地的藏民带来了极大的物质财富。比起后藏的艰苦和贫穷，山南显然富庶很多。在崔久乡到拉姆拉措的路上，一路上看到的白色帐篷，就是挖虫草的当地人搭建的。我看见七八岁的、皮肤黧黑的孩子坐在帐篷边上发呆，无所事事，看见过路的外乡人和车辆，望过来的眼神却是澄澈清亮得像一汪湖水。

加查人挖的虫草，自己并不收藏和运出去出售，就在当地转手给外地商人，如同处理掉一堆萝卜白菜。这些外地商人将它们带出去，处理，包装，以天价出售，从中赚取加查人无法想象的高额利润。

我问：这里的藏民知道这些虫草在北京同仁堂卖到多少钱一克吗？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他们并不关心这个。

我顿时醒转过来。是啊，我们惯常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忖量他们的内心，为他们的处境忧虑，为他们的闭塞感慨，为他们受到的待遇不平。被商业社会打磨历练出来的现代人，在自身膨胀的欲望面前，无法理解他们与牲畜同居一栋房屋，无法理解他们对终年不变的酥油糌粑的热爱，无法理解他们远离城市便捷的物质获取渠道，久居音讯阻隔的大山深处的安之若素。

一拨又一拨的商人将财富的概念带进了山里，启蒙了他们对于物质的初始认识。即使如此，他们也并没有强烈的占有欲望，没有学会贪婪。他们祖祖辈辈挖掘虫草，只知道这些埋在雪地下的亦虫亦草的小东西是上好的药材，是神的赐与，是圣师埋下的伏藏，是留给他们和子孙后代的圣物。所以，他们不允许外地人进山采药，但是允许外地人用自己需要的东西来交换，直至接受了外地人可以用纸币来交换，他们再用这些纸币去换取简单的日常所需。这些被他们交换出去的虫草，在交换完成时，就已经完成它的使命。至于它将去向哪里，怎样被包装、宣传，怎样躺在繁华的大都市装潢精美的商场专柜里待价而沽，这些都与他们不再相关。

意兴索然。我不过是这世间碌碌众生之微粒，被尘埃裹卷，常常失去方向。谁有资格悲悯谁呢？

拉姆拉措山顶经幡猎猎，在五千三百零七米的海拔高度回望来路，藏南群山静穆，一条羊肠小道如天女无意遗落的白色哈达，随风吹落至谷底，曲曲折折躺在青黄的草坡上。

观景台上已有稀疏的游客。各自散落在山脊，静静站立。有人点燃带上来的松枝，煨起桑烟，双手合什凝望湖面，等待传说中吉祥天姆神秘的示现。

拉姆拉措湖静静躺在山峦谷底，一无波澜，如睡在花开的梦中，静谧，安宁，美好。远处是层峦叠嶂的雪峰。我与陌生的人们并肩站立，久久无语。只有观景台上的五色经幡，被大风吹得哗啦啦直响。风吹过我右耳垂上两个小小的银环，发出轻轻的撞击声。那声音竟异常清越，如同来自心脏深处的微微疼痛。

站在拉姆拉措山顶，我一无所见。下山的时候，回头望向茫茫群山，群山之上苍蓝的天空，想起转世灵童的传说。据说，历代达赖、班禅圆寂之后，寻访他们的转世灵童之前，负责寻访的高僧们都要来此朝拜圣湖，接受神示。拉姆拉措的湖水中，会呈现活佛转世灵童降生的方位、村庄、道路等景象，这是寻访转世灵童的重要凭证。

不知道当年奉命寻找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高僧们，在拉姆拉措的湖水中，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景象？

【06】乱世

藏传佛教教派众多，其形成与发展史，就是一部各种教派和政治势力的斗争史。与汉地佛教一脉传承、融会贯通的发展历史不同，佛教进入西藏，首先是与本地原始宗教苯教长期斗争，取代其传统地位后，格鲁派（黄教）又先后经历了与宁玛派（红教）、噶当派（黑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等各个教派的反复斗争。

十七世纪初，在青海、蒙古一带，格鲁派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但是西藏尚处于噶举派得势的时期，噶举派得到了管理地方政事的藏巴汗的支持，对正在蓬勃兴起的黄教采取压迫摧残的政策，格鲁教派与地方政治势力的斗争日趋激烈。

来自蒙古的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于二十八岁盛年猝死。他死后，按照藏传佛教传统，应当立即寻找他的转世灵童。奇怪的是，藏巴汗竟不允许寻找四世达赖的转世灵童。有人传说，那是因为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与藏巴汗不睦，暗中对藏巴汗下了诅咒，导致他常年缠绵病榻，时常头痛难耐，几乎一命呜呼。藏巴汗察觉后，勃然大怒，遂派出刺客，杀死了云丹嘉措，并且余怒未消，明令不允许寻找达赖的转世灵童。此时藏巴汗权倾前后藏，因此对于这样可笑的政治干预，拉萨上层的格鲁派僧人虽觉愤怒，却也无可奈何，一筹莫展。

好在天佑黄教。此时，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却为达赖世系的传承立下了一桩大功。

在西藏，达赖系统与班禅系统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地位最高的体系，达赖系统以拉萨为中心统领前藏，班禅系统以日喀则为中心统领后藏。两个系统互相制约，也互相补位。历代班禅与达赖互为师徒，就是为了在转世灵童的十八年培养期间，遏制摄政王第巴权力过大的问题，同时也共同对付驻藏政治势力的干扰，维护格鲁教派统治地位的稳定。

四世班禅罗桑却吉是一位仁厚长者，在前后藏享有很高的威望。罗桑却吉精通医术，为藏巴汗治好了他的头痛痼疾。藏巴汗感激万分，提出要捐献一个庄园给扎什伦布寺作为酬谢，罗桑却吉坚辞不受，藏巴汗便让班禅自己提一个要求，他都予以应允。罗桑却吉趁机请求藏巴汗允许寻找四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藏巴汗无法自食其言，只好答应了。

在四世班禅罗桑却吉的主持下，寻找转世灵童的高僧在藏北的热振寺，文殊菩萨佛像前，以陈设糌粑丸抽签的方式，选中了山南琼结地方的世袭贵族家族幼子阿旺罗桑嘉措为四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一六一七年出生于山南世家。他天资聪颖，又接受了很好的教育，自小便极富思想与个性，与众不同，有远远超出他年龄的智慧、才识和见地。成年后的他，更是有着强大的个人意志，和异常清醒的政治头脑。放在任何一段历史中，他都是一个能够建功立业的英雄。何况此时的西藏，正处于一段迷茫的乱世。

他是藏传佛教史上举足重轻的人物，对格鲁派确立在西藏统治地位的贡献无人可及。在他的老师四世班禅罗桑却吉的帮助下，他在拉萨一步一步推动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罗桑嘉措作为转世灵童在哲蚌寺接受教育期间，也是藏巴汗政权加紧对黄教迫害的时期。一六三零年左右，藏巴汗政权利用地方势力内讧的机会，借机发动对黄教的洗劫性打击。不满十四岁的罗桑嘉措不得不避往山南，寻求家族势力的庇护。这更加坚定了他要为西藏宗教争取独立政治地位的决心。为了摆脱西藏宗教长年来对藏巴汗政权的从属地位，达赖与班禅谋划，利用藏巴汗政权与蒙古军队的矛盾，派人进入青海，与驻青海的蒙古军队统帅固始汗达成协议。蒙古军队遂进入西藏，推翻了统治西藏多年的噶玛地方政权，拥立五世达赖喇嘛建立了噶丹颇章政权。

但罗桑嘉措谋求的独立并未因此到来。利用蒙古军队消灭西藏地方政权，只不过引来了老虎打跑了狼，此后西藏地方政权落入蒙古人

手中，历经固始汗及其子孙几代汗的统治，噶丹颇章政权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政治权力，但在经济和宗教方面，已经奠定了格鲁派的最高地位。

雄图大略的罗桑嘉措自然不会就此长久臣服于蒙古势力，格鲁派在西藏的经济和宗教地位稳固之后，谋求独立的政治地位必然成为其最重要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寻找到比蒙古军队更为强大的靠山。无疑，争取当时的中央王朝的支持是非常必要的，罗桑嘉措将目光转向了内地。

然而此时，内地正兵荒马乱。噶丹颇章政权建立之时，正是明王朝濒临崩溃的时期，而满清势力在关外迅速壮大。达赖、班禅师徒审时度势，决定向初兴的清朝政权递出橄榄枝，一六四二年，罗桑嘉措派使者前往沈阳。

清太宗皇太极率僧侣百官热情相迎。正在向关内推进的皇太极将西藏人的接洽看作天意，认为是上天护佑大清王朝，是入关的吉兆。为此，他还亲自对天行三跪九叩之礼。藏使在沈阳停留八个月，受到了皇太极的盛情款待，返回拉萨时，清太宗还分别给达赖、班禅大师和固始汗写了回信，赠送了厚礼。

一六四四年清军入关，顺治帝即位之后，也深感利用藏传佛教在西藏的影响力，建立政教合一的统治，对于巩固西藏边防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四次派遣使臣入藏邀请达赖、班禅进京。班禅此时已经年迈，于是八年之后，五世达赖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率随从三千人，浩浩荡荡自西藏启程前往内地。历时近一年左右，于一六五三年元月抵达北京，与顺治帝相会于南苑猎场，受到最高规格的隆重接待。顺治还在安定门外为他专门建造了黄寺供其居住，饮食起居一应供给周到。

五世达赖在北京停留了两个月后，以自己和从人水土不服染病为由，向顺治帝提出返回西藏，顺治帝当即允准，并赏赐厚礼，派亲王、重臣为其饯行。五月，返程中的罗桑嘉措一行到达代噶时，顺治

帝还派出了朝廷官员，携带满、蒙、藏、汉四体文字的金册、金印赶到代噶，正式册封五世达赖喇嘛，自此开启了满清王朝通过册封达赖巩固其在西藏政治地位的历史。罗桑嘉措的政治理想基本实现，在西藏建立起了以达赖喇嘛为核心的政教合一的格鲁派政权。

时间流到了十七世纪后期。

五世达赖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其实暗流涌动，作为清廷在西藏驻军代表的蒙古军队势力，表面上不干涉西藏的宗教事务，事实上为了各自集团利益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五世达赖罗桑嘉措晚年潜心于西藏历史研究和达赖世系传记的写作，将一应管理事务悉数托付给第巴桑结嘉措。

二十多岁的第巴桑结嘉措深沉练达，学识和修养高出同辈甚多，深得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的喜爱和信任，待他如同己出，甚至有传说说他就是五世达赖的私生子。罗桑嘉措曾先后几次请求他出任第巴，掌管西藏政务，但是桑结嘉措先后几次推辞，始终不肯就任，也许是他本身无意于政治，也许是早早看到了埋伏在平稳表象之下的暗流汹涌。直到五世达赖深感身体、精神都已经无法再过多地操劳政务，有一天关起门来与他严肃长谈之后，桑结嘉措才终于肯答应出任第巴。一六七九年，二十六岁的桑结嘉措接受五世达赖委任，正式承担起管理西藏政务的重任。

年轻的第巴桑结嘉措不干则已，一旦承担达赖重托，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也许是因为他终于领会到了五世达赖打下这份基业的不易；也许是在与达赖的长谈中，坚定了决不让西藏政权旁落的决心；也许只是为了感念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的知遇之恩。不管原因是什么，人们看到的是，就任后的桑结嘉措非常强势，采取了一些列巩固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的措施，并且与当时蒙古军队统领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一六八二年，西藏最伟大的政教领袖、六十六岁的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在自己修建的布达拉宫病故。此时，丹增达赖汗及其子拉藏

汗在西藏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大有掌控布达拉宫之势。第巴桑结嘉措为了稳定政局，决定匿丧不发，继续利用五世达赖的威望牢牢控制西藏政局，暗中却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安排五世达赖转世灵童的查访、认定，并加紧培育。

仓央嘉措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被推到了西藏宗教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心。

【07】乐土

山谷静谧，太阳光芒，
祝愿相聚，永不分离。
村寨静谧，亲人一堂，
如若分离，愿再相聚。
……

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有一块生长云雀与灵芝的土地。那里是门巴民族的发源地，风景秀丽，山高谷深，道路艰险，交通阻隔，人们叫它隐藏的乐园。那里是情歌之乡、酒歌之乡——门隅。门巴族人性情豪爽，爱唱歌，爱喝酒。萨马酒歌、加鲁情歌一年四季流淌在门巴族的田园山乡。酒歌生动，情歌热烈，每逢节庆嫁娶良辰吉日，门巴族人载歌载酒，奔走朝贺，欢饮数日，情意深重。

门巴族是个古老的民族，乡情淳朴，民风开化，崇尚自由，尊重爱情。在门巴民族祖先的传说里，门隅的神山圣湖中住着爱情化身的美少年，与美丽的姑娘一见钟情，遂以月亮为弓，流星为箭，射出定情的靴带，便俘获了姑娘的芳心，孕育了成群的儿女。所以门巴的父母对自由恋爱的小儿女并不横加干涉。有一首加鲁情歌唱道："东边的山再高，遮不住天上的太阳；父母的权再大，挡不住儿女选伴侣。"追逐着烂漫山花的孩子们长大了，听懂了加鲁情歌大胆直白的歌词，吹过山野的风也温柔多情起来，月缺了月圆了，花开了花谢了，少年男女的眼神不再懵懂了，粘在某个人身上的目光柔软了，像蘸了蜜糖，长了钩子，再也收不回去了，父母亲的眼神里也并无担忧。

门隅人口不多，门巴人和藏人杂居，习俗不同，信仰一致。门巴人原来信奉白教，莲花生大士将红教传入门隅后遂改信红教。但一些地方仍然信奉原始巫教，盛行生殖崇拜。藏传佛教中，除了宗喀巴大师创立的黄教，其他各个教派并不禁止僧侣结婚生子，参与世俗生

活。因此，在门隅，爱情与宗教，从来不是一对矛盾体。春情萌动时节的情与欲，也无人视为洪水猛兽。

六世达赖洛桑仁钦仓央嘉措，就出生于门隅这块美丽浪漫的土地，靠近尼泊尔边境的一个叫做沃松的小地方。那里树木参天，水草丰美，牛羊肥硕，人物风流。

这一年，是公元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农历正月十六。藏历第十一绕迴水猪年三月一日。

秘典上说，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为莲花生转世，出生之日，门隅沃松的天空有七日同升、黄柱照耀异象。

杰出人物出世，天呈异象的传说，藏汉无二。不同的是，汉民族的传说，人们只作传奇来看。对于一个没有普世信仰的民族，所有的传说都只是传奇。而藏人则深信天地有灵，生生轮回，所有的山峦湖泊都有神灵意志，能回应人们的虔诚祈祷。所以他们敬畏每一棵草木、路上的石头、风中的旗幡。

仓央嘉措的父亲是藏族人，母亲是门巴人，都是虔诚的红教教徒。仓央嘉措的降生，似乎一下子给这个贫寒的家庭降下了受用不尽的宝藏，父母亲的脸上乐开了花，父亲干起活来越来越有力气，母亲口中的歌儿也唱得越来越动听。幼年的仓央嘉措与小伙伴们在门隅的山水之间终日嬉戏，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如同天空转着圈儿唱歌的云雀，满地追着撒欢儿的野兔。

年轻的父母，只以为这天资不凡的孩子是法眼无边的佛的恩赐，是对他们的良善、虔诚、勤劳、厚道的奖赏。他们不知道，目睹这个孩子出生的门巴老人却说，他出生时七日在天的异象，注定了他的一生不寻常，必然享尽七个太阳卫护的荣耀，也必然受尽七个太阳炙烤的煎熬。

【08】秘密

十五岁之前，门隅山川之间的仓央嘉措，如同草原上空自由无羁的雏鹰。高原阳光早早催熟了沃松的少男少女，十四五岁，野草春花一般的年纪，正是春情萌动时节，少年玩伴的身段日益娇俏，腰肢越来越柔软，打打闹闹、懵懵懂懂之间，心花就突然绽放了开来。加鲁情歌里那些热烈的表白，一下子有了强烈的暗示意义和清晰的倾诉对象。

我和意中人儿相会的地方，

在南门巴的密林深处。

除了巧嘴鹦鹉，

哪个也不知道。

多嘴的鹦鹉啊，

这秘密请不要在路口散布。

……

情窦初开的少年，怀揣着秘密的喜悦，藏不住眼睛里的火焰。慈爱的母亲看着每日里云雀一般在山里飞来飞去的儿子，看着他与邻村那美丽的少女羞涩含情的眼神缠绵，只能暗中叹息，这短暂易逝的欢乐，如捧在手里的蜜糖，不知何时就要被霸道的棕熊抢走，就让他尽情品尝吧。

因为母亲的心里，揣着更大的秘密。

十四年前，不满周岁的婴儿，突然被从天而降的荣华砸中。藏王第巴桑结嘉措的使者秘密来到家中，宣布他们的长子就是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的转世灵童。孩子从两岁起，就被规定要定期送到指定的寺庙学经，那里，有桑结嘉措专门委派的六名学问高深的僧人，担任他的经师。而这一切，都在暗中进行。没有人知道那据说是在布达拉宫闭关清修的五世达赖，事实上已经仙逝十五年，第巴桑结嘉措隐匿其肉身，秘不发丧十五年，而暗中寻访其转世灵童，悉心培养。

如今，十四年过去了，这令人胆战心惊的秘密竟然保守了十四年。孩子的父亲也已经过世，母亲看着孩子一天一天长大，长成玉树临风的少年，这个秘密就更加沉重，如同一颗安放在床头的定时炸弹，随时将要爆炸开来。那时必然天下哗然，而她如掌中明珠一样珍贵的长子，这聪颖活泼的孩子，就要离开她，去往遥远的拉萨，坐上高高的布达拉宫的佛床。而她，将和所有邻人一样，匍匐在他的脚下顶礼膜拜，成为他的子民。五世达赖活佛的无上荣光将在她的孩子身上重生，他将成为万民爱戴、至高无上的活佛。然而，谁又能保证这一切不会平地起波澜呢？这些年，拉萨上层堪称酷烈的政治斗争，即使偏远门隅的升斗小民，也都可以见闻感受，何况还牵扯进了第巴匿丧十五年的秘密，不知道有朝一日，这些惊天的隐情大白于天下，还会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呢。那时，这孩子的命运到底如何，谁能预测？

而怀春的少年看不见母亲额角越来越焦虑的白发，更看不懂母亲目光里越来越深重的忧思，少年情人丝缎一般的黑发终日在他眼前飞扬如旗，那皎洁如月的脸庞，那幽蓝如湖水的双眸，那清脆如黄莺儿的歌喉，那轻盈娇柔的一转身、一回头，整夜整夜地将他淹没，淹没——

端庄高贵的姑娘，
她那艳丽的面庞，
看似高高桃树尖上，
熟透了的果儿一样。
心儿跟她去了，
夜里睡不着觉。
白天没有牵手，
让我意乱心烦。
……

【09】梦回

醒来之前，梦见将明未明的黎明。梦见在黎明前闭着眼走长长的夜路，怎么也睁不开眼来的困倦昏茫里，终于努力睁开眼睛，突然看见阡陌田畴的前方，彩霞铺满天空，恢宏壮丽的一天彤云。

梦见回到老屋。黎明之前的村庄尚在沉睡。大门开着，穿过堂屋，祖父的床上被褥整齐，没有人。堂屋后门开着，踏过门槛，看见修葺过的后院，沼气井边细草青青，小塘里浮萍睡莲，檐下晾着少年的衣衫。看见隔壁伯父的屋檐也修葺一新，种满瓜果的小院装上了白色栅栏，清洁，静穆。梦见我穿过厢房去找母亲。前厢房里，我幼年的床铺挂着青色的麻布幛子，黝黑，敦实，整洁。转过屋角粗笨的贮粮柜，里屋雕花的大床上，母亲刚刚起来，坐在床沿梳头，把长长的黑发结成辫子。

阳光从布帘的缝隙里钻进房来。闻到了浓郁的酥油香味。已经过八点，拉萨的日头该已经升得老高了。

从山南回来，也许因为太累了，这一觉睡得特别香甜。

酥油茶的香气让我觉得饥肠辘辘。于是起床简单洗漱，就直奔门口的四川小饭馆。几天来都没怎么好好吃饭，今天要坐在拉萨的阳光里好好享受一顿早餐。

拉萨四月的风里有刺骨的寒意。喝完一碗粥，身上暖和起来，手脚依然冰凉，手的颜色是乌青的，指尖有轻微的麻木。我是如此不耐寒的生物，也许血液里有过于粘稠的黑色物质，所以循环不畅。在冬天，总希望能够像熊一样冬眠，或者像候鸟一样远走高飞，等到春暖花开才又回来。

阳光真好。站在饭馆门口的大片阳光地里，我仰起脸迎接拉萨的日光浴。明知道在西藏，贪心阳光是极为不明智的，看似温柔的阳光会一寸一寸舔舐肌肤，长时间地晒太阳，脸上、手上的皮肤会像粉墙

一样一点一点剥落。然而现在正是南方湿冷的春天，如此明媚的阳光，一季也难得见到，怎不令我贪恋？

四月还不到拉萨旅游的旺季，八廓街的生意有些冷清。但街头的背包客还是不少，大昭寺门前广场从早到晚都有人流在转动，磕头的队伍排到了侧门。

这是清闲的一天。早晨在大昭寺跟着人流转经，走完一圈下来，坐在煦暖的阳光里打盹，用一块披肩罩在头上遮挡光线。头有些沉闷的昏痛，在身边磕长头的人们反复起身又跪倒、俯身匍匐的声音里，在一对母女清脆的说笑声里，意识渐渐模糊，竟然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爬到头顶，正午的阳光热辣辣的，很多人坐在了墙角的阴影里。蒙在头顶的披肩晒得滚烫，热流从额上流下来，觉得清爽了一些。磕头的人们三三两两坐在一起分吃东西。一个笑容慈蔼的老阿妈招呼我，递过来一张饼，并且伸过手来碰了碰我的额头。我听不懂她的话，但是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分明是怜爱的，天下的妈妈，都有同样的温暖神情。我接过饼，就着手里的矿泉水就吃了起来。是真的饿了，早晨就没怎么吃东西。老阿妈一直笑着看我吃，笑意从她的眉毛、眼睛、嘴角溢出来，漫过了脸上沟壑密布的皱纹。

广场上走过身形高大的喇嘛，阳光洒在他们的红色僧袍上，那是拉萨的颜色。他们的步履从容，神情怡然，笑容温暖。一个小喇嘛跟在他们后边，走过去了，却又回头望向我。他有乌溜溜的圆眼睛，清亮，又狡黠。

三百年前的秋天，拉萨的阳光也该是这样温暖明媚吧。十五岁的少年仓央嘉措走过布达拉宫广场时，是不是也曾这样回头顽皮地一笑？在布达拉宫的酥油灯照彻的漫漫长夜，是否也如我一样，梦中回到青草湖泊的故乡，看见母亲在灯下梳头？

【10】囚鸟

一六九六年，清帝康熙远征噶尔丹。次年春天，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从俘获的藏人口中获知五世达赖已去世多年，桑结嘉措隐匿不报。康熙大怒，下诏严厉申斥，并欲发兵征伐问罪。桑结嘉措慑于清廷压力，一面加紧与五世班禅谋划，公开仓央嘉措转世灵童身份，派使者接其进宫，筹备坐床大典；一面遣使奏报清廷，申辩匿丧不发是遵五世达赖遗嘱，只是为了西藏政局稳定，语调谦卑，态度恭谨。康熙因满清初年连年征战，内忧外患，也的确需要修养生息。出于稳定政局考虑，不再追究，并派遣了使臣章嘉呼图克图参加了六世达赖坐床大典，并赏赐了许多金银珠宝和法器。

而处于政治斗争风口浪尖的少年仓央嘉措，对这一切毫不知情。这十五岁的少年，像一只自由自在的山雀，哼着门隅的情歌，衔着沃松的柳枝，藏着心底的无限好奇，飞进了金碧辉煌的圣殿布达拉宫。他不会知道，他飞进的，是一个金色的囚笼，更不会知道，这个在世人眼里无限尊崇、至高无上的活佛，不过是桑结嘉措下在西藏政治斗争这盘棋局中的一颗过河卒子。

这年秋天，拉萨的使者将少年仓央嘉措迎至聂塘的浪卡子，在那里，仓央嘉措从五世班禅洛桑益西受戒，并领受密宗灌顶。十月，举行了盛大的坐床典礼，正式入主布达拉宫，成为第六世达赖活佛。

坐床后的活佛仓央嘉措并未参与政事。按照活佛转世章程规定，转世灵童要年满十八岁才能亲自主持政事。这之前，政事由第巴和在世的班禅共同处置。

桑结嘉措对仓央嘉措的教育非常重视，坐床后的三年尤为严厉。这个孩子已经十五岁了，和其他转世灵童从四五岁就坐床接受正式的教育培养不同，他在民风开化的边远民间生活得太久了，虽然也安排了专人教导，但因为要严守秘密，他本人并不知道这些安排的用意。少年心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远比枯坐读经有趣，山野的风已经将

这个孩子的心吹野了。他必须要用三年的时间，将这个在民间放任了十五年的野小子迅速驯服成他心目中合格的六世达赖，成为像他的前辈五世达赖那样的高僧大德和政治领袖。他指派格隆嘉木央扎巴等多位上师，严格督促仓央嘉措在三年之中不分寒暑，孜孜不倦地学习佛法。

桑结嘉措在处理完宗教政事之后，还亲自为仓央嘉措授课，为其讲授经典《丹珠尔》，并督查师生课业，若这些上师稍有懈怠，都要受到严厉责罚。

——那时我正年少，少不更事，讲法时常常坐不住，走来走去，不合听经之规矩。每当这时候，我那皤发皓首的经师总是站起来规劝道："您圣明！劳驾！请别这样，请坐下来好好听。如果尊者您不听的话，第巴就会责骂我了。"每当他这样双手合十规劝我的时候，我也就乖乖地坐下来。师父坐到我面前，继续讲解未完的功课。

在布达拉宫大殿，蓦地想起这一段话。《六世达赖喇嘛秘传》里，老年的仓央嘉措描述自己初入主布达拉宫时的学习生涯，也如同所有十五六岁的少年，坐卧不宁。

在桑耶寺，也曾与同路的僧人论辩。内地的修行者出家或做居士，多是在生命的某个阶段豁然开悟的因缘。至少是有自我在其中，明白自己寻求的是什么。而藏传佛教的传承，似乎与生俱来。历代活佛都是在年少即被指认为转世灵童，自小就有别于其他少年，而从《秘传》描述的这段话来看，他们其实不也和其他少年人一样吗？也厌学，也好动，被关起来读经，也如关进笼子的鸟儿。

年轻的僧人微微一笑，说，真正能称之为信仰的，恰恰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扇一扇的门，有的门被打开了，有的从未被打开过。一个有普世信仰的民族，这扇门本来就一直开着，少年人的天性好玩，总要去推开一扇一扇门。若本来就没有关上，又何须打开呢？束缚他的，不是信仰，只是宗教的外壳，宗教和政治联姻的外壳。

像笼中鸟一样坐立不安的仓央嘉措，善良的孩子仓央嘉措，为了这些可敬可怜的上师不受责罚，只好每日在枯燥的念经声里，努力学习佛法。好在他天资聪颖灵慧，领悟力超凡，虽心气浮躁，如同野鹿般难以安心静息，学业却日益精进。几位上师总算不辱使命，在不苟言笑的桑结嘉措脸上，也收获了一丝温和的笑容。

然而，金色的笼子困住了鸟儿飞翔的翅膀，却关不住自由翱翔的心。布达拉宫比黄金还贵的酥油花，比不上门隅漫山遍地的野花。大殿上终日不息的梵唱清亮，不及门巴人的酒歌响亮。通往极乐世界的佛法奥义迷人，不如美丽的门巴姑娘情歌醉人。初恋情人的面容，如温润的满月，一点一点浮上少年心头，慰藉着高原苦寒的夜晚——

在那东山顶上，

升起皎洁月亮。

未嫁少女的面容，

渐渐浮现在心上。

……

这是春天，拉萨的春天。在遥远的西南方向，美丽的故乡门隅，是不是也和此地一样，青草正一点一点拱出地面，?情歌已终日缭绕云端?

几年如一日枯燥的读经、打坐，生生将一个活泼好动的少年雕塑成面容苍白的泥塑木胎。失去最初对活佛生涯的新鲜好奇感后，仓央嘉措渐渐对这样的生活生出逃离之心。难道这辈子就要这样一日重复一日，每天看到的只是大殿的廊柱，摸到的只是发黄的经卷、汗津津的念珠，闻到的只是缭绕的神香，听到的只是诵经的佛号？难道十五岁之前那天空的颜色、青草的气息、驼铃的声音，再也看不见闻不到听不见？那美丽的姑娘乌云一般油亮的发辫、桃花一样灿烂的笑脸、樱桃一样甜蜜的嘴唇，再也触不到？

夜晚的布达拉宫，人群散尽的布达拉宫，十八岁的青年仓央嘉措，看着自己更加颀长俊美的身体，感受身体里面长得越来越茂盛的

欲望，叹息一声，提笔写道：

去年种的青苗，

今年已成秸束。

少年忽然衰老，

身比南弓还弯。

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东山顶上，夜已深沉，年轻俊美的活佛仓央嘉措却怎么也无法入眠。月光洒在他的佛床上，洒在他大理石一般坚硬光滑的肌肤上，温润如玉，细腻如丝，像美丽姑娘温柔的抚摸，他的身体起了一阵痉挛。痛苦扭曲了那美好的脸。他赶紧起床，打坐，调息，高声诵经，拨动念珠，平息这瞬间的魔念。

门隅的百灵鸟儿飞进了他的窗棂，少年情人的脸儿装进了他的心里。念再多的佛号，还是在眼前挥之不去。他苦笑，干脆提笔接着写道：

我默想喇嘛的脸儿，

心中却不能显现。

我不想爱人的脸儿，

心中却清楚地看见。

想她想得放不下，

如果这样去修法，

在今生此世，

就能修成个佛吧。

【11】幻灭

布达拉宫的议事大殿深闳阔大，人入其中似乎格外渺小。这大致源于藏族庙宇建筑特别突出的高度感。习惯了城市高楼里低矮逼仄的垂直空间，藏族庙宇的高度让人惊叹，那端正伫立的高高殿柱，也有令人必须仰视的威严。在这样的空间里，似乎只有智慧和权力，才能让人找到空间里的位置感。

自由小鸟一样一头扎进布达拉宫大殿的仓央嘉措，暌违了殿外的万米阳光，红的花，绿的树，同龄的玩伴，在这森罗井然的大殿中，唯一能做的，是希望自己的翅膀长得快一点，更快一点，羽毛丰满一点，更丰满一点。才能在这空旷无比的辽阔中扑棱出一点声音，投射下属于自己的一点影子。为了这一点声音、这一点影子，三年来，他谨从第巴教导，接受高强度的训练与学习，强捺下贪玩好耍的少年性子，读书，诵经，思省自查，只盼望早一日修成主持政事必须的智慧学识，可以在这威严的大殿发出自己的声音。

十八岁，终于盼到了十八岁，这是可以亲政的年纪。从此以后，这三年所受的教诲该可以派上用场了吧？十八岁的青年仓央嘉措热切地盼望着，不再每日里只能诵佛念经，探究那些深奥难明的教义。在活佛的议事大殿上，他可以见到更多的面孔，听到来自民间的声音，呼吸到他们带来的新鲜空气，并运用自己这些年辛苦积累的学识，为他们排忧解难。

他等待着母亲一样亲切、父亲一样严厉的老师第巴桑结嘉措将权杖交到他的手里，将治理西藏、光大佛法的重任放在他的肩上。

这一等，就是两年。两年过去了，第巴桑结嘉措却毫无动静。是他忙得忘了吗？没有，他时常过来考量他，也和他谈论一些时事，问他的看法，然而，却始终不提还权于他的话。

我跟着朝拜的人流没有停留地走过布达拉宫的政事大殿时，突然有一个遏制不住的念头，仰头望了望大殿的四角。自然，在那高旷幽

深的森严角隅，并没有那只我意念中仍然囚居屋梁恹恹不乐的鸟儿。

两年过去了，已然成年的男子，身板长得更高大了，心里的期盼与失落也日甚一日。不知道这样的等待与惶恐，还要持续多久，第巴严厉的脸上没有答案，上师们低垂的眼眸里也没有答案。

迟迟没有等来权杖的仓央嘉措，却等来一个令他伤心不已的消息。

母亲从门隅来看他。他婉转地问起心爱的姑娘的消息。心似明镜的母亲，怎会不明了他的思念，心中充满怜惜：可怜这天性如此多情的儿子，在黄教戒律森严的殿堂里，被供养成人人膜拜的活佛，却从此与心爱的女孩一生不得相见。

此时，那美丽的门巴姑娘，已做了有权有势人家的新嫁娘。

这消息不啻五雷轰顶。回想少年时节的誓言，非君不嫁，非卿不娶。今生今世，除非死亡，谁也不能把他们分开。若一个要去修行，那另一个也就跟着出家。誓言还响在耳边，她却飞上了别人的高枝。难道女人的心就是这样易变？难道她把旧日誓言全都忘光？难道她如此绝情，连个信也不曾捎来？

这突兀的变故搅乱了年轻活佛的心。他怨恨着那变心的心上人，却全然没想，正是自己这活佛之身，早已断绝了姑娘的念想。今生今世，那些誓言再无意义了，她不嫁人，又还能怎样？

爱情蒙蔽了他的眼睛，伤害了他的修行。他不是不知道，但对于二十岁的仓央嘉措，活佛的分量，怎敌爱情的重量？宗教戒律的森严叫人敬畏，怎敌姑娘的眼泪让人心碎？

从来缘浅，奈何情深。这年轻的活佛，他的心碎了。爱恨交集，挽成了千千结，谁人可解——

我和那邂逅相遇的情人，

虽立下海誓山盟，

却像花蛇盘的结儿，

没碰它就自动开啦。

姑娘不是妈妈所生，
莫非桃树上长的？
为什么你的爱情，
比桃花谢得还快？
悲伤与哀怨占据了初尝失恋滋味的心——
渡船虽没情肠，
马头还向后看。
那负心的人儿去了，
都不肯回头看我一眼。

初尝失恋滋味的仓央嘉措不知道，此时第巴桑结嘉措与拉藏汗的较量正在白热化。拉藏汗从来没有放松对桑结嘉措的虎视眈眈。桑结嘉措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疏忽，连睡梦中也睁着眼睛。这样的情形下，他又怎能放心将政权交到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手里呢。

仓央嘉措对这一切，概不知情，也不想去过问。亲政的理想破灭，心爱的姑娘他嫁，年轻的活佛心灰意冷。难道这就是修习无上佛法的福报？难道这就是做活佛必须付出的代价？他对二十年来坚定不移的信仰第一次产生了怀疑。

年轻的活佛仓央嘉措，跪倒在尘埃，向那至高无上的佛祖，发出痛苦的追问——

我问佛：为何不给所有女子羞花闭月的容颜？
佛曰：没有什么美可以抵得过一颗纯净仁爱的心。
我把它赐给每一个女子，只是有人让它蒙上了灰。
我问佛：世间为何有这么多遗??
佛曰：这是一个婆娑世界，婆娑即遗憾。
没有遗憾，给你再多幸福，
也不会体会快乐。
我问佛：如何让人们的心不再感到孤单？
佛曰：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

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
只因在与能使它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
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失去了拥有它的资格。
我问佛：如果遇到了可以爱的人，
却又怕不能把握该怎么办？
佛曰：留人间多少爱，迎浮世千重变。
和有情人，做快乐事，
莫问是劫是缘。

【12】邂逅

玛吉阿米，那间黄房子，拉萨街头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准确无误地指出来。它那么醒目，在周围白墙黑瓦的建筑中突兀而显眼。就像当年小酒馆里风流倜傥的美少年宕桑汪波，只要他一出现，姑娘们的眼睛就都燃起了火花。

小酒馆的陈设，与别处并没有两样。不同的只是书架上多了许多外文图书，还有那几大本传说中的留言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各方过路客的心迹。

酒馆里很热闹，与窗外八廓街的冷清相映成趣。我想放下酒杯走进夜色里去，却又无限留恋这里温暖的灯光，和年轻情侣温暖的笑脸。

当年的小酒馆里，也是这样的温暖，令浪子宕桑汪波留恋忘返吧。

八廓街东南角上这栋不起眼的黄色小楼，是拉萨歌者的大本营。每个夜晚，来自各地的流浪歌手齐聚在这里，对歌，斗酒，拉萨的青年男女也都不约自来，他们喜欢这里的氛围，自由放松，无拘无束，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夜来相聚，天明即散。

笑靥如花、歌声如夜莺一般婉转动听的琼结姑娘达娃卓玛，是这群人中一只美丽骄傲的凤凰。

风流倜傥、眼波深情如一泓春水的美男子宕桑汪波，是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的一条神秘的蛟龙。

皓齿人儿含笑，

向满座瞧了一遍。

眼珠娇滴滴一转，

却注视我少年的脸。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从此夜夜相会，言笑晏晏，一对金童玉女沉入爱河。在小酒馆女主人的撮合下，一对璧人儿夜夜

欢会，难舍难分。只恨良宵苦短，雄鸡唱晓——

桑耶的白色雄鸡，

请不要过早啼叫。

我和相好的情人，

心里话还没有谈了。

把帽子戴在头上，

将辫子撂在背后。

一个说，请慢坐，

一个说，请慢走。

一个说，心里又难过啦，

一个说，很快就能聚首。

美丽的琼结姑娘达娃卓玛不知道，天亮后的情郎去往何方。在庄严的布达拉宫，有一道小小的侧门，通往活佛的寝宫。

那化名宕桑汪波夜夜来相会的情郎，就是布达拉宫高高在上的活佛仓央嘉措。

只有爱情，能够为爱情疗伤。初恋情人的背离带来的伤害，要在同样年轻美丽的伴侣温柔的抚摸里才能够平复。青春的爱情，终归伤痕尚浅，只需要一对美丽的梨涡，一泓温柔的浅笑，一个撩人的眼神，就将那浅浅的伤痕抚平了。

玩心忽起时偶然的一次微服放浪，二十岁的俊美青年仓央嘉措邂逅了拉萨街头这一群活泼的歌者，他走入他们之间，看着与自己同样年纪的他们，喝酒，斗胜，唱歌，跳舞，玩闹，嬉戏，如同枝头绽放的花朵，活泼，热烈，强悍，多姿多彩。相比之下，这样美好的时光里，自己却被供养在高高的活佛座上无所事事，泥塑木胎一样让人朝拜，是一件多么无趣无奈的事情啊。

再回到布达拉宫的仓央嘉措，心却再也没有从布宫外面的湛蓝天空、八廓街上的人间烟火、小酒馆里的欢声笑语里走回来。白日里，他的身体依然端正如松地坐在严谨的上师们面前，坐在活佛尊严高贵

的椅子上，坐在第巴桑结嘉措的身边，心却早已如同苍鹰翱翔原野，在拉萨街头自在飞，自在飞。他等待着，等待着夜幕降临，转经的人们离去，布宫的大门紧闭，诵经的声音平息，整个宫殿沉入睡眠。这时候，便可以悄悄换上鲜艳华彩的袍服，套上长长的假发，瞬间变身为英俊潇洒的民间青年宕桑汪波，去赴一场青春的狂欢。

知情的唯有那条忠实的老黄狗。

黎明到来之前，它会准时守在那道通往红山脚下的小小侧门旁边。此时，一个矫健的身影，正三步并作两步地悄悄跃上台阶，靠近宫墙边这道早已无人通行的侧门，用自配的钥匙打开门，满意地拍拍它仰起的头、一声不吭的嘴，然后，迅速闪进活佛的寝宫，摘下头顶长发，换上红色僧袍。

此时，东方既白，天边最后一颗星子渐渐没入隐约的晨岚。早起扫地的僧人刚刚醒来，汲水，洒扫，睡眼惺忪地打开一道一道寺门。

【13】极乐

宗教与性爱都通往极乐，不同的只是抵达的路径。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性爱其实也是一种宗教仪式，人在灵肉交融的性爱中不仅能体验到如宗教醍醐灌顶一般的极乐，并能藉此获得巨大的能量，与禅宗的“顿悟”体验应该非常相似。相较于宗教向内的观照和漫长的修炼过程，性爱抵达极乐的途径更直接，并有迹可循，容易自我掌控。缺点在于所能维持的时间过于短暂，没有办法将获得的高潮固定下来，获得恒久稳定的喜悦，所以需要不断地重复这个仪式，而反反复复重复的过程必然会减弱所能获得的喜悦体验。

还未曾获得宗教极乐体验的年轻活佛仓央嘉措，却已经品尝到了身体所能带来的直接极乐。这新鲜的体验在他面前訇然打开了一扇金色大门，他迎着门外辉煌绚烂的万丈霞光，义无反顾地走了出去。这一刻，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佛法的教义，第巴的威严，上师的规劝，都不能。那金色大门外，美丽的情人耀眼夺目地站在那里，高过了他身后阴暗的殿堂，高过了殿堂内冰冷的雕塑，高过了大殿外历代活佛的舍利塔，高过了布达拉宫的金顶，高过了红山顶上的白云蓝天。

此时拉萨的民间，人们都在悄声谈论，据说那八廓街上夜夜流连酒馆街肆的风流浪子宕桑汪波，就是当今布达拉宫活佛。

对此，正于世俗欢乐场中乐不思蜀的年轻人并不介意，不久，拉萨的酒肆便有歌者在唱：

人家说我闲话，

自认说得不差。

少年的轻盈脚步，

踏进了女店主家。

歌声中有甜蜜，有勇敢，甚至有挑衅：说得没错，那就是我，又怎样！

钟丽缇曾主演过一部印度电影《色戒》，饰演一个美貌大胆的农庄少女琶玛，偶遇僧人达世，一见钟情，燃烧起爱火，公然挑战宗教禁忌，追求心中所爱。而早已舍弃世间一切羁绊的达世，抵受不住琶玛的挑逗，犹如电击似的触发了原始欲望，遂决定脱去袈裟入世修行，结婚、生儿育女、与女仆淫乱。色戒一破，竟一发不可收拾。

电影要表达的很多，宗教与情欲，是其中一个方面。达世五岁即出家，并闭关修行三年，成为受人尊敬的高僧，但在琶玛的爱情面前，却一败涂地。琶玛曾对达世说，你对佛法的心，如果比得上对我的爱与热情，必能即身成佛，即世成佛。而此时达世对世俗生活充满向往，对过往的信念产生了动摇，面对恩师阿普问道——

释迦牟尼在二十九岁前，仍过着俗世生活，但我自五岁起便过着他遁世后的苦行生活，为什么？我们怎知他的觉悟不是直接由俗世生活引起？阿普，严守僧人戒律后，应许给我的自由在哪里？我们矢志禁欲，但应许给我的满足在哪里？他曾说过，你不应道听途说，接受我的教诲，除非你明白我的立场。我们必须抛开成见，才可真正学习。有些东西我们必须拥有过，才可放弃。

达世的话，未必没有道理。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对从来不曾拥有过的东西，是没有资格说不的。

此时的仓央嘉措，与彼时的达世，心中的叛逆与激烈并无两样。虽万千人吾往矣，纵然要与整个世界为敌，也在所不惜。纵然举世滔滔无一人谅解，只要她的柔情依然如水，他就情愿淹没其中，再也不管世间风雨如晦。

阿普没有阻止达世。

正如同第巴桑结嘉措也并没有认真追究和阻止仓央嘉措。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第巴桑结嘉措真的对仓央嘉措的异常言行毫无觉察，对流传在拉萨街头的那些情歌和传言毫无耳闻吗？

他放任着他。也许他是太忙，拉藏汗像头虎视眈眈的恶狼，随时准备找准他的软肋重重一击，实在抽不出身来管教他。也许是他已经

看到那年轻人眼睛里对身为傀儡的不满，和九头牛也拉不回的倔强，不想撕破他们之间这微妙的面纱。也许，只是因为他也曾经那样年轻过。

而《永嘉证道歌》也道：在欲行禅知见力，火中栽莲终不坏。也许仓央嘉措此时所历经的这一切，诱惑，沉溺，迷乱，情困，欲伤，是九生九世之前佛祖就已安排下的火中栽莲。世间从来没有无因之果，这一切并非偶然，那被爱欲紧紧缠裹的少年，火中栽莲的少年，他年自有造化……

原因已无法探究。总之，严厉的大喇嘛第巴桑结嘉措并没有及时阻止年轻活佛的错误。就如那天夜里，阿普明明看着琶玛用身体去安慰达世，却没有阻止。

每个人有自己的造化。即使前面是刀锋断崖，也没有人能够代替他去受苦。如果真有轮回，这一切皆有前缘，谁能阻止前生已经注定的孽障。

然而事情终于还是败露了。那个冬夜的凌晨，仓央嘉措从美丽的情人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出门的时候才发现，夜里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大雪。厚厚的积雪将道路都淹没了。眼看着就要天光大亮，布达拉宫的值夜僧人就快要开门了。容不得踌躇，他匆匆忙忙赶回寝宫。雪地上的两行脚印，终于泄露了他的秘密。

？　这两行清晰的脚印，一头连着尊严清静的佛堂，一头连着泼刺刺的世俗享乐。它是他无法抵赖的罪证，也是他温柔多情的见证，更是他向布达拉宫至高无上的权威勇敢挑战的宣言。

早起的铁棒僧人打开寺门，所有的传言终于得到证实——

活佛即浪子，浪子即活佛。

【14】执迷

那无所畏惧的年轻人不知道，他的任性终于还是成为了拉藏汗射向桑结嘉措心脏的一支毒箭。在他看来，那只不过属于一己对于爱情的执著，对于与人性悖逆的清规戒律的反叛，却成为了拉藏汗手中的利器。

拉藏汗上书康熙，悉数仓央嘉措种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劣迹，并以此为证据，得出结论：这样的人绝不可能是大智大慧的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这完全是一个谎言、一个阴谋，是桑结嘉措为了独揽西藏政教大权而设下的一个局，这个活佛是个冒牌货，只不过是捏在桑结嘉措手里的一颗棋子，是他糊弄天下人的一个幌子。

这个奏本阴狠至极，本来就对桑结嘉措欺上瞒下行为难以释怀的满清皇帝立刻派出钦差前往西藏，查究这活佛的真假。派出的使者明察暗访数月，最终回报说："此喇嘛不知是否是五世达赖化身，但确有圆满圣体之法相。"

桑结嘉措悬着的一颗心总算稍稍落回胸腔，却暗中出了一身冷汗。再也容不得这孩子由着性子胡闹了，必须尽快给他戴上紧箍咒。

他深知此时，要拉回这头倔强的牛犊，自己已然失去掌控缰绳的力量，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双能揪住他牛鼻子的手。想来想去，也唯能指望那名分上为仓央嘉措师尊的五世班禅大师了，希望他能够念及师徒情分和班禅大师的名望，从茫茫大雾中的迷途中转身醒来。

五世班禅罗桑益西虽身在后藏，也已屡屡耳闻仓央嘉措的种种惊世骇俗的言行，忧心忡忡。虽前后藏之间亦有诸多明争暗斗，但毕竟是黄教内部矛盾，属于"家庭纠纷"，对外，终须一条心扎牢篱笆，才不至于让狡猾的饿狼钻了洞进来，伺机狠咬一口。于是，桑结嘉措的使者一到，他便即刻动身前往扎什伦布寺，应约为仓央嘉措受比丘戒。

扎什伦布寺的金顶在阳光辉耀下，云蒸霞蔚。变幻不定的光影，如同海市蜃楼的幻象。二十岁的仓央嘉措的眼底，也滚动着幻变万千的云翳。一路陪伴的几位上师心中也忐忑不安，不知道这一反常态异常温顺沉默的孩子，脑子里转着什么样的念头。这一次，他听从桑结嘉措的安排，一语不发，毫无反抗，乖乖前来扎什伦布寺觐见师尊。

暴雨之前的天空总是格外死寂。一路陪伴的上师们，敏感地捕捉到了空气里酝酿的不安。如同天空越来越厚的积雨云，那是狂风骤雨的前奏。他们清楚，一场惊天动地的变故就要发生了。

为活佛受戒特意布置一新的日光殿内，仓央嘉措肃然端坐于五世班禅大师面前，面容沉凝如秋水，任大师如何谆谆询问、开导，只低眉拨动手中佛珠，依然一声不应。良久，缓缓起身，不看师父一眼，径直走到殿外，双膝跪地，拜伏在遍地的阳光和尘埃中，向班禅大师深深磕下头去，朗声说道："违背上师之命，实在感愧。恭请上师一并收回弟子所曾受一切戒。"

仿佛平地突然炸响一声惊雷，满堂僧众震惊，尽皆哑然。半晌，德高望重的三大寺堪布上前，面对他跪下。日光殿内外目瞪口呆的众僧亦齐刷刷跪下。

班禅大师半晌无语。大殿一片死寂，连呼吸的声音都格外惊心。仓央嘉措再次向班禅大师五体投地拜伏下去，清晰、缓慢、坚定地说道："上师今日若不应许弟子尽数交回从前所受出家戒及沙弥戒，弟子将面向扎什伦布寺自杀。二者当中，请择其一！"

布达拉宫里的桑结嘉措突然停下翻阅手中经卷，向殿外望去。大殿外，湛蓝蓝的天突然之间浓云滚滚，飞快地掠过头顶，向着扎什伦布寺的方向翻涌而去。

拉藏汗闻讯赶来，苦劝仓央嘉措收回这任性的决定。老谋深算的拉藏汗并没有想到这样的局面，对他来说，这羽翼未丰、稚气未脱的年轻人并非真正的敌手，现在除掉 他还为时太早，并且对他毫无好处，说不定反倒正中了桑结嘉措下怀。

入夜，匆匆赶来的桑结嘉措走进了仓央休息打坐的便殿，关上房门，一言不发地在仓央嘉措面前坐下来。仓央却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仍然低头端坐，看不到脸上的表情。

天色欲晓，那禁闭的房门终于打开了，桑结嘉措仍然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没有人知道，这一夜，他们说过什么，或者，什么也没有说。

西藏的僧众唯一知道的是，从此以后，拉萨的酒肆，那风流倜傥的情郎宕桑汪波的歌声更加响亮，而布达拉宫后的龙王潭，常常有动人的情歌和青年男女的欢声笑语传出。那青春叛逆的年轻人，放弃一切，一心淹没在爱情的井底，痛饮甘泉。任它头顶天空如何翻云覆雨，任它世间如何沧海桑田。纵然要与整个世界为敌，纵然老僧涕泪长流痛心疾首，纵然敌人虎视眈眈蠢蠢欲动。

背后的凶恶妖龙，

没有什么可怕。

前边的香甜苹果，

一定要摘到它。

那香甜的苹果，蛇的陷阱，夏娃的诱惑，力量如此巨大，无坚不摧。原来无论中外古今，白皮肤黄皮肤，古老传说里所有的爱情故事都如出一辙。

一个解剖过无数爱情故事的女作家说，所有撼动人心的爱情故事都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禁忌。

人类的天性深处，住着一个喜欢说“不”的小孩子。对于唾手可得的事物，往往视而不见。对于别人要求不能去做的事，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去尝试。

我幼年时住在乡村。夏天月明星稀的夜里，躺在院子里的凉席上看月亮。老人说，不要用手去指月亮，不然会被月亮割掉耳朵。看着天边那一把明晃晃的镰刀，凉飕飕，冷冰冰，似乎真的只要一指，随时就会飞快地来割掉我的耳朵。饶是这样惧怕，胆颤心惊，还是会偷

偷地伸出一根手指，飞快地向月亮一戳，又赶紧缩回来紧紧地捂住两只耳朵，直到夜里回屋睡觉也不敢放下来。第二天早上醒来，赶紧摸摸脑袋两边，又跑去照镜子，确信两只耳朵还完好无损地长在那里，这才放下心来。

也常常缠着大人讲鬼故事，听得背后汗毛直竖。乡村的夜晚，四野空旷，风吹竹林，不知名的声响此起彼伏。屏声静气地听着那些毛骨悚然的鬼故事，似乎那些毛茸茸的鬼爪子正悄无声息地从背后伸过来。这时候，一点轻微的动静也会吓得一群孩子惊声尖叫起来，抱成一团。这时大人们便会停下来，笑吟吟地看着一群被刺激得嗷嗷叫的小鬼。我们却又不肯罢休，赶紧藏进各自爹娘的怀抱，嘴里却还一迭连声地催着说故事的大人接着往下讲。

人性如此，愈是禁忌的事物，愈是激起骨子里的好胜之心，偏要想方设法去尝试一番，并且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爱情亦如此。年轻的活佛仓央嘉措的爱情，亦如此。

人类天性里的悖反情结注定了我们对过于顺利的过程、平淡无奇的遭遇、中规中矩的行为缺乏关注的兴趣。人生不过如此，爱情不过如此。没有巨大的障碍和禁忌，轻易得到，便缺少曲径通幽、苦尽甘来的惊喜。汹涌的浪花总是巨大的礁石激起的，过于干净的河床，流水无波，怎及波澜壮阔的河流撩动人心？

年轻的活佛仓央嘉措，在被禁忌激起的巨大激情里，义无反顾，背对所有刀枪斧钺，迎着爱人明媚灿烂的笑脸走了过去。

三百年后，我站在扎什伦布寺的阳光和阴影里，遥想那一场惊心动魄的禁忌之战，似乎又听见仓央嘉措凛然决绝的声音，出鞘利剑一样的虎啸龙吟。

我迷恋这禁忌的瞬间体验，哪怕有如虚幻。

《金刚经》有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佛说世间万物皆是化相，此心若不动，万物即不动。

缘起即灭，缘生已空。在拉萨，我今夜写下迷恋，明日即起身离去。

【15】断肠

在去往后藏的一路上，我都在翻阅各种版本的情歌，看到那被俗世爱情俘获的活佛，也和所有热恋中的男女一样，免不了疑神疑鬼、患得患失。想来，初恋少女变心的阴影，始终在他心中挥之不去——

虽然肌肤相亲，

情人的真心却不知道。

不如信手在地上画画，

能算出天上星星多少。

砂石伙同风暴，

刮乱了老鹰的羽毛。

虚情假意的姑娘，

使我心烦意恼。

佛法、教规、上师的教导，也时常不请自来，在心中和爱情打架——

工布少年的心情，

像蜂儿进入蛛网。

和情侣缠绵三日，

又想起究竟的佛法上。

这无所适从的青春啊，究竟要何去何从……

百灵鸟唱累了，也要飞回寂静山林。美丽的姑娘总有一天要去往他乡。这一年，达娃卓玛被爹娘带回了遥远的琼结。

那正是桑结嘉措与拉藏汗的斗争最为白热化的阶段。作为一颗关键的棋子不得不被裹挟在这场争斗中的仓央嘉措，已经很多天没有机会去看望心爱的姑娘了。这一晚终于有了机会，他赶紧溜出那戒备森严的布达拉宫，熟门熟路地闯进了玛吉阿米的小酒馆。

正是酒酣耳热的时候，满屋子的男男女女闹作一团。台上的歌者唱的正是自己写的歌，有人认出了已经许久不来的风流浪子宕桑汪

波，小酒馆的人们早就已经在传说，这个风流倜傥不明来历的年轻人，正是布达拉宫活佛座上神情端严的年轻寺主。所以今夜他在屋子中一现身，所有的目光都热烈地向他投射过来了。

然而这其中没有最想念的那个身影。

善良的酒馆老板娘将他拉到一边，悄悄告诉他，他日思夜想的姑娘达娃卓玛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就在两天前，怒气冲冲的父亲拽着卓玛找到了她的小酒馆，追问老板娘拉萨街头的那些传言是不是真的，她与卓玛面面相觑，不敢承认，也不敢否认。盛怒之下的父亲当即就将卓玛拎小鸡一样地拎走了。她打听过了，卓玛的父亲已经在家乡为她物色了门当户对的亲事，这次来拉萨，就是来捉卓玛回去成亲的。

爱情有两个名字：得不到，已失去。年轻的仓央嘉措，没有得到少年情窦初开时节的恋人，又失去两相爱悦的情侣，活佛的光环与荣耀温暖不了被爱情割伤的心。红山上空深蓝天幕的浩瀚星月，照耀着这布达拉宫的断肠人，却亘古无言。欢乐趣，离别苦，击中多少痴儿女。在宇宙星月看过世世代代离合悲欢的眼睛里，这位为相思日渐瘦损的人儿，若迷途羔羊，谁能开解，谁能奈何？

珍宝在自己手里，

并不觉得希奇。

一旦归了人家，

却又满心是气。

热恋着我的情人，

被别人娶走了。

相思致我成疾，

身上的肉都消瘦了。

拉萨街头流行的情歌里，多了苦涩的意味——

热恋的时候，

情话不要说完。

口渴的时候，
池水不要喝干。
一旦事情有变，
那时后悔已晚。

【16】风暴

仓央嘉措的情歌在拉萨街头和西藏民间流传得愈来愈广，拉藏汗与桑结嘉措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一场恶战，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也许，是第巴桑结嘉措在那些流传于街头的情歌里听到了幻灭，也终于彻底对仓央嘉措失去了耐心，再也没有力气腹背受敌，决定孤注一掷了。

向来精明强悍、深沉稳妥的第巴桑结嘉措方寸已乱，竟作出了一个病急乱投医的决定，犯下了一个低级的大错。他精心设计的投毒计划被睡觉也睁着眼睛的拉藏汗轻易识破，派去的奸细轻易就出卖了他。

黑云压城，布达拉宫金顶的光芒也无法穿透积压在拉萨天空的阴霾，暴风雨，一场掀天覆地的暴风雨眼看就要来了。拉萨愈加氧气稀薄的空气，紧张沉闷得让人快要喘不过气来。

抓住了把柄的拉藏汗眼睛里喷出了火，必欲置桑结嘉措于死地而后快。藏蒙福田、施主之间维持了几十年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彻底撕破了，宁静了许久的西疆净土，又开始弥漫着杀戮的血腥戾气。

眼看五世达赖辛苦一生创立的太平基业就要毁于一旦，拉萨三大寺的高僧再也坐不住了。一七○五年一月，在三大寺高僧的奔走下，藏蒙双方、政教两界的各路代表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仓央嘉措作为活佛主持了这场会谈。作为风暴眼的第六世达赖喇嘛，自然无法再置身事外。

从清晨到日暮。太阳升起，月亮落下。月亮升起，太阳落下。这一场谈判持续了很久，久到走出布达拉宫日光殿的仓央嘉措，和三百年后的我，站在那里一样恍惚，以为世上已过了千年。

狮子与老虎的谈判，结局从来只能两败俱伤。

在众人的劝说下，第巴桑结嘉措与拉藏汗表面双双妥协，相互约定放弃地方政务实权，一个回到贡嘎宗食邑颐养天年，一个保留蒙古王称号返回青海驻牧。而实际上，两人各怀鬼胎，谁也没打算真的放弃手中权柄。第巴桑结嘉措借着交接政务的由头，无限期地拖延着留在拉萨的时间，布达拉宫大大小小的事务，仍然牢牢掌控在他手中。拉藏汗更是像一只伺机复仇的饿狼，在迫于承诺离开拉萨以后，一路假装游山玩水，逗留于羊八井、当雄等地。直到春天过完，才缓缓抵达那曲，并暗中集结藏北各地的蒙古军队，做好了反戈一击的准备。

五月，这一场不过被暂时推迟的肉搏战，终于大张旗鼓地上演了。拉藏汗在那曲秘密集结军队完毕，即拉起“清君侧”的大旗，借口桑结嘉措未遵守决议，大举出兵讨伐。

在当雄，拉藏汗与其妻次仁扎西分兵两路，分别从澎波和堆龙德庆向拉萨挺进。色拉、哲蚌二寺堪布闻讯，日夜兼程赶来劝阻，请求罢兵。

志在必得的拉藏汗岂肯罢休，悍然拒绝了各方僧众的苦苦相劝，任这些德高望重的僧人老泪纵横，只作充耳不闻。而大义凛然的面具，掩饰不住脸上磨刀霍霍向猪羊的快意。

七月，独揽西藏政教大权二十余年的第巴桑结嘉措，政治生命与肉体生命被一个女人的手一刀砍断。而这双手，曾经无限温柔、无限忐忑、无限期冀地向他伸出来过，也曾经无限寂寞、无限眷恋、无限幽怨地划过他金黄色的僧袍，黯然垂落。

被拒绝的女人，叫做次仁扎西的女人，不知道桑结嘉措的头颅滚落的时候，她的脸上是否也有热泪滚落。

求之不得的爱情，真的会让一个柔情似水的女人，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吗？三百年后，我宁肯相信，她如此急切，等不及与拉藏汗胜利会师，就刀剑一挥，痛快地结果了那让她爱恨交织的男人的性命。那一刀下去的勇气，既是对自己挥刀断缘的成全，也是对刀下人免受侮辱的成全。

拉藏汗对这一切知情吗？这个胜利的、趾高气扬的男人，从此统治前后藏长达十二年之久的蒙古人，恐怕做梦也不曾想过，桑结嘉措头颅落地的那一刻，他也未必就是真正的胜利者。

【17】迷失

第巴桑结嘉措这个心腹大患已经锄掉，仓央嘉措对拉藏汗来说，已经失去作为手中武器的利用价值。他接下来的目标，自然是要踢开这个他实现独揽西藏政教大权霸业路上唯一的绊脚石了。

对付羽翼单薄的仓央嘉措，比起对付树大根深的桑结嘉措，对老谋深算的拉藏汗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了。

借口也是现成的。那些在西藏土地上众口流传的情歌，就是铁板钉钉的罪证。

不过，他也知道，这不守清规的活佛，在西藏僧众心目中，依然有着他拉藏汗无法企及的地位，人们传说和议论着他的种种行迹，虽觉有悖礼仪，却未必不可饶恕。对爱情的追求，不仅没有降低人们对他的尊敬与爱戴，相反，更为他的身影打上了忧伤深情的光环，来自爱情的苦修和受难者的忧伤与深情，与宗教的神秘热烈，多么相似，二者同样是他的冠冕。谁不怜惜深情，那从来高高在上的活佛，此际却和小民百姓一样有着寻常的情绪，任性，多情，勇敢，无畏，爱女人，爱自由。从云头降落红尘的神仙，总能得到世俗世界更多的喜爱与亲近。

人心向背、毁誉的力量是巨大的。拉藏汗清楚，要除掉这块绊脚石，还需要得到更多的附和与支持。而拉萨各大寺的上师们，对清规戒律最有话语权的这些高僧，自然是拉藏汗首先要争取的对象。只要得到这些德高望重的上师们附议，拉萨民间便不足为虑。

红山山头黑云翻滚，布达拉宫的金顶似乎也要被沉沉的云翳压垮了。这是阴霾蔽日的一天。一月的朔风凛冽地掠过布达拉宫光影森然的日光殿，逗留在殿堂中央一丛丛凝滞不动的红袍上。

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拉藏汗策划和发动的一场三堂会审。这些端坐如蜡像的身影，正是拉萨各大寺的活佛，被拉藏汗召集拢来，对仓央嘉措执行宗教审判。这些世事洞明的活佛很清楚，此时他们不过

是握在拉藏汗手中的刀子。瞄准的正是那失去了桑结嘉措的庇护，已经手无寸铁，却依然我行我素、骄傲而稚嫩的年轻人。

拉藏汗的这一招，原是指望一刀见血，借着这些高僧发力，直接痛快地除掉仓央嘉措的。于是，审判一开始，他就直截了当地罗织了仓央嘉措的罪名：耽于酒色，不守清规。并迫不及待地宣布了审判结论：非真达赖，乃桑结嘉措勾结准噶尔谋反的傀儡。

不承想，事情却并无意料之中的顺利。这些他原以为拿捏在手的僧人，并非个个可以随意揉捏。也许是因为拉藏汗太过于热切和嚣张的意图惹出了他们的反感，引起了他们的警惕。这些高僧几乎一致地不肯认同拉藏汗的结论。他们再三斟酌，最终严谨而慎重地给出了合议庭的结论：迷失菩提。

迷失。如此而已。是一时糊涂，是年少无知，是涉世未深，是修持不够。谁不会犯错呢？因为年轻，一切都可以补救，没有什么不可饶恕。

戒律森严，佛陀慈悲。佛法的真义，从来不是惩戒，而是引导。佛并不否定爱情，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来看，爱情所具有的绚烂迷目却转瞬即逝的特征，本质上正是最接近佛法教义万法皆空的圣谛，是通往了悟空性的最直接的路径。

正如后世桑田吉美诺布所说："仓央嘉措最根本的教诲，就在于生命本身，不管它以什么相显现在我们眼前，都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迷失菩提。这个结论，已经明确无误地给出了西藏宗教界和民间共同的态度：不否认仓央嘉措行为的瑕疵，但也绝不因此否认他作为五世达赖转世灵童和六世达赖喇嘛活佛的身份。

狡猾如草原上红毛头狼的拉藏汗，还是低估了西藏土地上如牧草一样朴质，却也如牧草一般柔韧的民众。原以为捋下仓央嘉措身上活佛衣冠，如同信手掸掉眉睫之前的浮尘，却不料这一回老江湖走了眼，失了手，丢了人。

自然，拉藏汗不会就此认栽、罢休。猎狗岂能让鹞鹰啄了眼？眼看到嘴的肥肉，怎么甘心让它溜了？没能借拉萨各大寺高僧这把刀杀了仓央嘉措，那就万里迢迢去搬一座虎头铡。一刀下去，人头落地。

这把铡刀，便是满清帝国英明神武的康熙大帝。

当夜，拉藏汗即派出亲信，飞驰进关，向康熙禀报。称已为大清皇帝除掉意图勾结准噶尔人谋反的第巴桑结嘉措，并历数仓央嘉措种种不守清规、酗酒好色、放荡不羁的行为，请求朝廷立即废黜桑结嘉措所立的假达赖仓央嘉措，另寻真正的转世灵童。

【18】召唤

英明的康熙大帝玄烨，有着草原鹰隼的锐利与警惕，并没有因为关内舒适宜人的气候疏懒了筋骨，为江南江北的繁花迷糊了双眼。拉藏汗的那点心思，他又怎会看不透呢？然而此时的满清帝国，连年征战的硝烟刚刚平息。草原枭雄噶尔丹的叛乱，旷日持久的远征，已经大伤了大清帝国的元气。一场战争的胜利，并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胜利。雄才大略的帝王康熙非常清醒，此时的朝廷和人民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是养精蓄锐。拉藏汗再狡猾，充其量不过只是一头在草原上横行的狼，还搅不起黄河长江里的大浪。何况，这头狼还帮自己除掉了一个心腹大患——桑结嘉措。

此时，这头独狼，要千里迢迢地来借一把刀，对一群羊的头羊下手。这把刀，借还是不借呢？

对那任情任性、我行我素的年轻活佛，康熙并无敌意。一方面，这样心思单纯的活佛，于他的万世基业并不构成威胁；另一方面，这样一个与自己一样为万民景仰的王者，却敢于无视种种羁绊，冲破藩篱，只为自己的心活着，既让他惊讶不已，也令他暗中歆羡。从来帝王不自由，被供养在神位之上，哪里还能奢求世俗的幸福呢？然而，这个年轻人却勇敢无畏地向全世界喊出了“不”。

这把刀，其实他是不愿借给野心勃勃的拉藏汗的。

然而对于一个大国君主来说，个人情感必须让位于国家稳定大局。政治，总是会有牺牲的。高处不胜寒、天真无惧的人，本来就不适合身居高位。

权衡再三，康熙派出使者护军统领席柱和学士舒兰赴藏，一面旌表拉藏汗的忠心，册封其为“翊法恭顺汗”，并赐金印一颗；一面命将仓央嘉措解送进京。

这不能不说是康熙的良苦用心，既给了拉藏汗面子，送了他个顺水人情，其实也是对险境中的仓央嘉措的保护。

一七○六年春末的拉萨，也和今天一样飘着春雪吧。曙色昏昧，仓央嘉措平静地跨出布达拉宫的大门，却被眼前的一幕情景钉在了原地：宫门前，黑压压的一大片，人们匍匐在泥泞的广场上，雪花无声地落在他们的头发上、衣服上，落在他们高高捧着的洁白哈达上，落在他们满面泪痕的脸上。

在离别故乡亲人时也没有掉一滴眼泪的仓央嘉措，此时也忍不住泪水模糊了双眼。

这些善良的人们，无论他有过多少离经叛道的荒唐，无论那些道貌岸然的卫道者加在他身上多少罪名，从来都没有离弃过他。他们以青藏高原广袤的土地一般宽广的胸怀包容着他，信赖着他，供养着他。他们无法阻止高高的布达拉宫里发生的一切，无法越过宗教世界的严格教规，无法改变世俗社会的森然律法，只能无力地聚集在这里，为他们爱戴的、命运未卜的年轻活佛虔诚祷告，目送他踏上这山长水远的路途。

二十五岁的仓央嘉措，年轻叛逆的心，只为爱疼痛过的心，第一次，为了匍匐在他脚下的这些人们，这些单纯信仰着他的人们，震动了。

也许，就是在这一刻，他才真正地相信了自己拥有的力量，相信了自己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佛教徒，相信了他的肉身绝不仅仅属于自己，属于生他养他的父母，属于枕边、心上的爱人。它属于西藏这片土地，属于这片土地上的神山圣湖、青草牛羊，属于淳朴善良的人民，属于生生不息的信仰。

布达拉宫晨祷的钟声忽然响起来。他在雪地里蓦然驻足，侧耳倾听。身后长长的送行队伍也停下来。万籁俱静，只有庄严沉厚的钟声，一声一声，回荡在高高的红山顶上，回荡在漫天飞舞的春雪里。

第一次，他听到了那来自灵魂深处的召唤……

【19】惊变

此时，哲蚌寺内，正酝酿着一场风暴。

措钦大殿外的空地上，一群身形魁梧的红衣僧人席地而坐。每个人的脸上均神色肃穆、沉重，强抑的悲愤黑云一般笼罩在人群的上空。

空气里的温度似乎降到了零点，蕴藏着一场一触即发的雪崩。

寺门外，闻讯赶来的人群望穿秋水地朝布达拉宫的方向张望着。那里，他们爱戴的六世达赖活佛，此刻已沦为阶下囚的仓央嘉措，被康熙的使者和拉藏汗的军队押送着，正向这里逶迤行来。

沉默的人群忽地起了一阵骚动，如同平静的海面上掠过一阵腥咸的海风，一股巨大的浪头自海底暗暗涌动起来。

押解仓央嘉措赴京的一行人走过来了。护卫队的后面，长长的送行队伍绵延了两里地。那是从布达拉宫一路跟随而来的信众。一路上，还有人络绎不绝地加入进来，队伍越来越庞大，潮水一般漫延在大街小巷、阡陌田畴之间，塞满了自布达拉宫至哲蚌寺的道路。

三百年后，站在哲蚌寺外，我还恍惚置身汹涌的人潮，身不由己地被一个又一个浪头推动着，涌向那被押解而来的年轻活佛。

我感觉到了身侧倏然卷过的飓风，裹挟着惊雷的力量，迅速越过人群。那是哲蚌寺的高大武僧，二十余条彪悍的藏族汉子，像一群闻到警讯的藏獒，迅雷不及掩耳地出击，向押解的队伍直冲过去。

这一下变起仓促，猝不及防，卫队被冲散了。仓央嘉措还未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就已经被一股大浪簇拥裹卷着，涌进了哲蚌寺的大门。

寺门很快关闭起来。人群像海水一样，涌向紧闭的寺门，很快就灌满了卫队与寺门之间的空隙。

隔着人群的海洋，惊慌失措的护卫队伍眼望紧闭的哲蚌寺门，一筹莫展。

领队的蒙古军官策马欲上前，人群铜墙铁壁一般拦在他的马前，受惊的马突然直立嘶叫起来，将马上人狠狠地摔了下去。

对峙继续着。

西边天空收拢了最后一缕天光，暮色四合。哲蚌寺内的灯光一点一点亮起来。寺门外，没有一个人离开，人群静默着，在浓黑的夜色里，如屹立在黑浪中的巨大礁石。

天亮了。天黑了。又一天过去了，对峙的情形依然。哲蚌寺僧人将仓央嘉措藏于寺内甘丹颇章宫中，上百武僧则全体肃立寺门，与不肯离去的信众一起，与寺外的蒙古军队枕戈达旦，眈眈相向。

拉藏汗闻报，极为震怒，立即召集大队人马，亲自披挂上阵，杀气腾腾直奔哲蚌寺而来。全副武装的军队将哲蚌寺围了个水泄不通。

入夜，上千僧众守护在寺门前，面对如狼似虎的蒙古军队，没有一丝一毫退让的意思。暴怒的拉藏汗下令军队强行冲向寺门。

空气紧张得要凝固了。一场血腥的冲突眼看就要上演。

突然，紧闭的寺门缓缓打开了。所有的动作都停了下来，剑拔弩张的军队和人群同时一震，几千道目光，齐刷刷投向洞开的寺门。

黯淡的酥油灯光照亮了一张年轻俊美的脸，仓央嘉措手捻胸前佛珠，沉着地跨出哲蚌寺的大门。他的身后，是脸色沉凝悲愤如水的哲蚌寺众僧。

人潮自动地向两旁散开，让出一条道来。仓央嘉措步伐从容，缓缓走到拉藏汗的马头之前，目光如炬注视着拉藏汗："我跟他们走，不要用你的刀弄脏了这块圣地！"然后转身向泪流满面的人群深深鞠了一躬，即走入了押解他的蒙古军队。

【20】纪念

人们说，仓央嘉措离去之后，拉萨城里所有曾热恋过他的女子，都将自己的房子涂成了黄色，作为永远的纪念。

历史没有给爱情留下位置，但传说从来都不会忘记，一个叫做达娃卓玛的美丽女子。

在藏地，达娃和卓玛的名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是藏族女孩最爱取的名字之一，达娃代表月亮，卓玛代表仙女。像月亮一样纯洁，像仙女一样美丽，它们寄托着美丽多情的藏族女孩最善良的愿望。

人们说，仓央嘉措最爱的女子达娃卓玛，在一夜之间，被察知真相的父亲强行带回故乡，随即远嫁他乡。

她去往了哪里？在她的一生之中，可曾无数次地回想起玛吉阿米的这一段歌者生涯，回想起这一段多情缱绻的时光？她可曾知道，在她离去之后，在布达拉宫的深宫，怀念她的情歌像龙王潭的泉水一样，日日夜夜低吟不止——

在这短短的今生，

这样待我已足。

不知来世少年时，

我俩还能不能会晤。

……

在玛吉阿米的小酒馆，我邂逅了一个厦门援藏的导游。她说，曾陪同一个研究藏族民歌的音乐家去往山南琼结采风。他们去往的古老村落叫做雪村，这个村子两千年前曾是雅隆部落的王城，村北有青瓦达孜城堡，村南有吐蕃赞普的墓地。雪村静静地卧在温暖的阳光里，像一个豁达无言的智者，也像一个沉默千年的谜语。

雪村的老阿妈说，琼结姑娘达娃卓玛的家就在雪村的北面，叫做班久夏。班久夏的后人，男的彪悍英俊，女的聪明漂亮。

老阿妈说起达娃卓玛的故事如数家珍。她说，你不知道吧，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也是我们琼结雪村人呢，他登上达赖喇嘛的宝座以后，为了在红山顶上修一座西藏最高大巍峨的宫殿，从前后藏各地征用了上万的民工和匠人。就连他的故乡琼结，也被征调了好几十个工人，班久夏的达娃卓玛也在其中。美丽的卓玛有一副百灵一样动听的歌喉，经常为乡亲们唱歌解乏。人们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一直在红山上不停地劳作，家里的老人小孩饿了病了也没有人照管。秋天到了，地里的庄稼成熟了，没法回去收割，只好烂在地里，人们的心里痛苦极了。聪明善良的姑娘达娃卓玛想，一定要让达赖喇嘛知道乡亲们的苦楚。一个寂静的深夜里，忽然从红山顶上传来天籁一般的歌声，响彻拉萨的夜空。

哲蚌寺的达赖喇嘛也被歌声惊醒了，他听出来了，那是他故乡琼结的乡音，歌声里充满了苦涩的期待：

我们是琼结雪村人，

我们是达赖佛爷故乡的人，

我们是破陶罐里种大蒜的人，

我们是从天窗里晒太阳的人，

我们是靠十个指头养活嘴巴的人。

歌声深深打动了五世达赖的心。第二天，他就找到了琼结雪村人的工地，找到了唱歌的达娃卓玛，询问了乡亲们的苦情，让他们全部回到故乡，并从此免除琼结乡亲的全部差役。勇敢的达娃卓玛从此成为了琼结人的骄傲，在全西藏都出了名，人们传说她是白度母的化身，专为救度琼结人的苦难才降生在雪村。

玛吉阿米的烛光摇曳，和达娃卓玛一样美丽的导游姑娘眼睛里盈盈如水。我说，你讲的达娃卓玛显然不是六世达赖的情人达娃卓玛呀。五世达赖修建布达拉宫时，仓央嘉措的胚胎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她笑了，说可不是。我们也是这样说呀，可是雪村的人才不管这个，他们信誓旦旦地认为，她们就是一个人。他们还说，达娃卓玛回到故乡后，嫁入了当地一个德高望重的家族，生下了很多儿女，但她一天也没有忘记在布达拉宫受苦的仓央嘉措，白天黑夜地都想着他念着他，每当有去往拉萨的人们回到村里，她都要去打听他的消息。

老阿妈说，在雪村，人们都知道她和六世达赖的关系。奇怪的是，并没有任何人指责她的轻薄浪荡。相反，当地远近的人们却因此对她更加尊敬，哪一家有婚丧嫁娶的大事，都还要专程来请她前往。

据说，七世达赖格桑嘉措的父亲罗桑达吉曾经在琼结修建一座寺庙日乌德寺，塑了一尊两人高的弥勒强巴佛镏金铜像。佛像开光之日，罗桑达吉还专程前去拜会了达娃卓玛，恳请她参加佛像的开光仪式，达娃卓玛为了感谢他的盛情，开光那天，专门为佛像供奉了一条自己精心编织的七彩围裙，这条围裙至今被作为圣物装藏在佛像里面。

文化大革命时，一伙人冲进日乌德寺造反，他们捣毁了强巴佛殿，推倒了强巴佛像，一个名叫洛热娃的骡马贩子趁人不备，从强巴佛的肚子里将达娃卓玛供奉的那条颜色依然鲜艳的围裙偷偷揣进怀里带回了家。他喜孜孜地叫老婆围上，不料他老婆一围上这条围裙，便感到天旋地转，急忙解下来，后来又有几个人围过，但都一样，没有办法，洛热娃只好又把围裙送回原来的地方。

我也笑了，看来藏族老百姓的佛都对年轻人的风流浪荡甚是宽容呢。

她却一脸严肃，正色?，民间传说总是善良的，其实真正的佛从来都是民间的保护神，板起脸孔拿起棍棒来的不是神，只是借神之名高高在上的卫道者。

我们离开玛吉阿米的时候，八廓街已经上灯了。入夜之后，更多人们正朝这里涌来。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着各种不同的肤色，说着各种不同的语言，像潮水一样涌向拉萨街头这座毫不起眼的黄色小房

子。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有着怎样的肤色、语言和宗教信仰，此时在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共同的信仰——爱情。